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21

愚菴智及禪師語錄

(門人)觀通・溥震・正除・希顏・忻悟・寶盈・至寶・慧鏡・護位・道彝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21-A 徑山和尚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 愚菴及禪師語錄總目
  - 初住慶元路隆教禪寺語錄
  - 普慈禪寺語錄
  - 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語錄
  -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 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 小參
  - 頌古
    - 世尊初生
    - 外道問佛
    - 女子出定
    - 殃崛摩羅持鉢
    - 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
    - 達磨面壁
    - 廬陵米價
    -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 百丈再參馬祖
    - 國師三喚侍者
    -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 南泉平常心是道
    - 趙州訪臨濟
    - 趙州訪茱萸
    - 趙州勘婆
    - 趙州有佛處不得住
    - 趙州狗子無佛性
    -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
    - 青州布衫

- 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 鎮州蘿蔔
-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
-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 三聖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 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
- 德山托鉢
- 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 雪峯望州亭相見
- 玄沙見新到才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
- 玄沙三種病人
-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似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 靈雲見桃花
- 明招虎生七子
- 普化明頭來明頭打
- 興化打克賓
-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眾禮拜起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歸眾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回來中路撞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子裏閃避得過
- 夾山示眾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 雲門須彌山
- 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 瑞巖喚主人公
- 雲門示眾云世界恁麼廣闊為什麼鐘聲披七條
- 首山竹篦
- 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 芭蕉拄杖
- 羅山送同行矩長老
-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 汾陽十智同真
- 百丈野狐

- 舉道者訪琅琊
- 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 讚語
- 釋迦出山相
- 無量壽佛
- 觀音大士
- 維摩居士
- 布袋和尚
- 達磨
- 羅漢
- 天台智者大師
- 六世祖師漳南禪人請讚
- 栽松道者
- 李習之參藥山
- 船子和尚
- 永明智覺禪師
- 伏虎逢禪師
- 行化騎虎小象
- 開元和尚方崖禪師
- 古鼎和尚定都管請贊

◦ 偈頌
- 寄大慈學古庭講主
- 過海羅漢圖因如海請題次韻
- 瞎牛歌贈韓公望
- 應菴和尚送密菴遺偈蔣山請和
- 次空室韻贈中竺傑侍者
- 示七閩鼎禪者
- 示嚴州用禪者
- 次中竺韻送元藏主兼柬楚石和尚
- 彌首座還嘉禾兼柬南堂天寧三塔興聖資聖顧玉山諸老
- 盈藏主歸淮南
- 次西齋韻贈定藏主
- 次韻贈福藏主
- 次西齋韻贈真藏主
- 示福建常禪人
- 次韻贈秀北宗藏主

- 示寶陀春藏主
- 示脩藏主
- 格首座歸日本次韻
- 恩禪人參方
- 示淨心禪人
- 次韻示東林守禪人
- 成禪人參淨覺
- 示傳無用
- 新首座歸荊溪山居次印心韻
- 雪巖和尚牧牛歌慶禪人請和
- 次韻送等藏主
- 震藏主歸吳兼柬萬壽行中法兄次全室韻
- 友禪人請藏經歸日本次韻
- 虛室贈滿藏主次韻
- 元禪人歸日東
- 示山居持首座
- 洞庭謠送嘉則堂住水月
- 古鏡贈明禪人
- 湛源贈定禪人
- 讀華嚴
- 讀法華
- 讀楞嚴
- 讀楞伽
- 讀圓覺
- 血書華嚴經
- 墨書法華
- 綉字金剛般若經
- 秦因二上人同書華嚴
- 藏主職滿還吳
- 僧院判奉旨降香育王寶陀北歸次雪窻和尚韻以贈
- 答訓書記兼柬師林立卓峯
- 寶藏主還吳江
- 無言
- 次韻答夢堂法兄
- 示道同淨人
- 答普濟元恕法兄
- 妙藏主參方
- 無竭

- 次韻送日東俊侍者入閩
- 答蘇昌齡編脩病中索茶
- 次韻奉答張蛻軒承旨求作師祖善權和尚塔銘
- 次南堂了菴和尚韻
- 次韻示堅禪人
- 答天章復初法弟
- 師祖善權元翁和尚忌辰撫景感懷七首
- 送相長老潛長老住宣州妙相法相次韻
- 次韻答寄昭明才無學藏主
- 彝藏主職滿還承天次剛中禪師韻
- 次韻寄開化一元禪師
- 退歸海雲受業謝祥止菴過訪次韻
- 次韻答靈隱介菴
- 早出餘杭感懷
- 次韻答愚仲法兄
- 寄天寧白菴
- 答東皋伯遠法師二首
- 次韻寄行中法兄
- 次韻寄德嵓講師
- 復次韻答愚仲法兄
- 答前開元方崖法兄二首
- 悼楚石和尚三首
- 次韻賀象元禪師遷徑塢
- 用韻寄天界全室禪師
- 答謝前虎丘行中法兄過訪
- 次韻答天之西堂
- 慧侍者歸吳門
- 次韻答寄佑啟宗二首
- 次韻悼逆川和尚
- 次韻懷幻隱首座率眾鳳陽法會
- 示白禪人
- 龍潭舟中寄天界全室禪師
- 法城禪人化緣修磧砂經坊
- 示吳無妄居士
- 次韻示萬壽因藏主
- 悼開元方崖法兄
- 次韻示明禪人
- 次韻示聞維那

- 贈敏侍者兼簡度白雲
- 達禪人參方
- 示守正禪人
- 善住禪者參方
- 山樓秋夜三首
- 寄德巖行講師
- 寄洞庭羅漢琛頑石書記
- 次韻危太樸翰林錢塘留別
- 寄普慈東堂蘭石和尚
- 招衍懺首掌記
- 念禪人禮補陀
- 登五雲山望江亭
- 示壽知客
- 勝禪人歸宣州
- 解制二首次大覺象元韻
- 血書法華經報母
- 福建琦禪人禮峨眉普賢大士
- 用宋景濂學士韻送妥侍者回育王開本師塔銘
- 贈鑷生
- 寄前瑞巖恕中和尚
- 示日本春禪人三首
- 建長明南浦四會錄
- 謝嚴子魯左丞惠貢餘新茶
- 寄王毗雲照磨
- 示郁止齋居士
- 祖禪人歸五祖
- 義禪人歸京口次嶼雲心西堂韻
- 洪武戊申浙右三宗諸山奉　旨會于天界寺十僧相繼坐化吳江佑上人集遺偈成卷請題
- 題一雨師悼頌卷

◦ 自題
- 芷都寺請
- 淨慈行堂請
- 延慶略長老請
- 定慧寶長老請
- 中竺悟長老請

◦ 題跋
- 趙魏公書楞嚴長偈

        - 陸遜齋書華嚴經
        - 秀峯徽太古所藏圓鑑寂照妙明三老遺墨
        - 張居士血書法華
        - 靈源清禪師遺墨
        - 與上人所藏羅漢圖
        - 錢子善三教異同論
        - 中峯和尚蓮花吟卷
        - 天童佛海禪師遺墨
        - 佛印禪師遺墨
        - 全室禪師法語
        - 題白菴禪師三會錄
    - No. 1421-B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21-A 徑山和尚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 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 天與地也。曰: 至明者，又何物也？曰: 日與月也。曰: 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齊乎？曰: 非然也。曰: 其義何居？曰: 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形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形體，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孰能為之壞？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為大矣; 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迷或覺，佛法無乎不具也; 以無情言之，則水火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 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 假須彌山以為筆，香水海以為墨，書之以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數劫，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也，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躋覺地，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愚菴禪師，得法於元叟端心，四據名籃，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觀通等，會稡成書，介吾友用堂楩公來徵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孰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絛，鏇摩雲而奮飛也; 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 其全機大用，如大將臨陳，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 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立，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 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盖無以遠其責矣。洪武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愚菴及禪師語錄總目

第一卷
　隆教禪寺語錄(三十條)
第二卷

普慈禪寺語錄(三十九條)
第三卷
杭州淨慈報恩禪寺語錄(三十四條)
第四卷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一十一條)
第五卷
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五十九條)
第六卷
小參(一十三條)
第七卷
頌古(五十五首)
讚語(三十五首)
第八卷
偈頌(三十三首長短句)
第九卷
偈頌(一百七首五七言)
第十卷
自題(五首)
書跋(十二首)
附
塔銘(宋濂撰)

愚菴及禪師語錄總目(終)
No. 1421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初住慶元路隆教禪寺語錄

門人　觀通　等編

師於至正壬午十月十日，承行宣政院疏請入寺，指山門云: 峯巒海湧，樓閣天開。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祖堂。祖祖相傳，佛佛授手。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據室，顧左右云: 這裏無密室傳授底法，諸人簇簇上來討個什麼？拍禪床便起。
陞座，拈香云: 此香，天地萬物同體同根，至尊至大，本支百世，無壞無雜，彌高彌堅。虔爇寶鑪，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

萬萬歲陛下。欽願山如礪、河如帶，丕萬世太平之基；車同軌、書同文，廓四海無為之化。
次，拈香云：三世諸佛無傳授，歷代祖師無傳授，天下老和尚無傳授。隆教今日此香爇向鑪中，供養前住杭州路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第四十八代慧文正辯佛日普照禪師、元叟端和尚諸人，且道畢竟為個甚麼？以香扣鑪三下便燒，遂就坐。吉祥和尚白椎罷，僧問：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和尚今日出世，畢竟為什麼邊事？師云：蛇無頭不行。進云：既是釋迦不出世，為甚四十九年說？師云：法久成弊。進云：達磨不西來，爭奈少林有妙訣？師云：年老成魔。進云：佛法天下徧不徧，談玄之口開不開則不問，和尚為國開堂，皇恩佛恩憑何報答？師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僧禮拜，師乃云：海日高明，海天空闊，峯巒海湧，樓閣天開，頭頭無上妙門，在在金剛正體。諸佛出世，以訛傳訛；祖師西來，將錯就錯。一大藏教誑[言*赫]閭閻，明眼衲僧自救不了。但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便見堯風蕩蕩，舜日熙熙，天清地寧，民康物阜。山僧道薄人微，遠承院命，三江九堰，航海梯山，為國開堂，舉揚宗旨，無一絲毫瞞諸人，諸人亦無一絲毫瞞山僧，冀各存誠，共相委悉。
復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大小百丈只解無佛處稱尊，今日忽有問新隆教：如何是奇特事？只對他道：汝等皆當作佛。他若禮拜，更向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即心即佛，兔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無角。會麼？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下座。
上堂，師召大眾，眾皆仰睨，師云：鷂子過新羅。便下座。
上堂，舉：臨濟道：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論劫在家舍，不離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臨濟見處徧枯，果然只具一隻眼。山僧昨抵昌國訪諸官寮，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波波挈挈，竟日只在途中，且如何說個不離家舍？此日歸來，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穿僧堂、入厨庫，總是自家屋舍，又如何說個不離途中？衲僧家只要據實而論，若不據實而論，謂之脫空謾語漢，爭受人天供養？隆教與麼告報也是小脫空，且平實一句作麼生道？乃云：從來不唱脫空謌，把火燒山拾田螺，白格樹頭魚扇子，急水灘頭鳥作窠。好大哥！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寶陀古鼎和尚至，上堂。僧問：興化見同參打下法堂，意旨如何？師云：有甚共語處？進云：高亭訪德山，隔江見剎竿便回去，又作麼生？師云：蟻子不食鐵。進云：寶陀和尚今日入山相看，和尚如何施設？師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僧禮拜，師

云: 敗將不斬。乃舉: 龍牙道: 雲居師兄得第二句，我得第一句。師云: 大小龍牙只和開張大口，不覺舌頭拖地。山僧茲承寶陀法兄和尚曲勞象駕，枉賁空山，但愧荒疎，無伸供養，豈敢妄通消息？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是第二句。且如何是第一句？喝一喝，下座。

上堂: 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慈氏如來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向諸人懷裏了也。敢問諸人還識得也未？若也識得，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卓拄杖: 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僧問: 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 胡孫上樹尾連顛。進云: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畢竟如何則是？師云: 向上一路，只在目前。乃云: 冬至月頭，賣被買牛; 冬至月尾，賣牛買被。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賣貴，西頭賣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

上堂: 寒暑迭相催，今朝臘月旦，滴水一滴凍，莫道且緩緩。便下座。

上堂，舉: 玄沙因光侍者道: 師叔若參得禪，小姪當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令人持書問光: 去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後汾陽昭代云: 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玄覺云: 玄沙也是貧兒思舊債。師云: 大小玄沙、光侍者，人我未忘，互揚家醜，千載之下，遭人點撿。翠屏終不學他古人，一切只是如常。昨承靈隱、天童侍者相訪，寒溫纔罷，燒香喫茶，茶罷送歸客位，自然主賓道合，叔姪情忘。今日陞堂，略此敘陳，伏希道照。

佛成道，上堂，舉: 趙州問南泉: 如何是道？泉云: 平常心是道。州云: 還假趣向否？泉云: 擬向即乖。州云: 不擬爭知是道？泉云: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蕩豁如太虛空，豈可強是非耶？師云: 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閒花擘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眾中莫有為世尊扳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為它閒事長無明。忝為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趁散。

真泯二上座火。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擲火，云: 泥捏金剛水底走，筆描菩薩火中行。

上堂，舉東山演祖示眾云: 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線。便下座，師云: 若教頻下泪，滄海也須乾。

上堂，僧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 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云: 又要第二杓惡水在。乃云: 時維三月，節屆清

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穿却解空鼻孔，[翟*支]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師一日盥手次，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水洒之，僧便走，師喚：　來！　來！　古人水潑梃逐不去，汝因甚便走？僧却以手作洒水勢，師云：　汝作道理會也。僧便喝，師亦喝，僧復喝，師便打，僧云：　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云：　汝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上堂，舉：　古者道：　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又道：　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擊拂子喚作聲得麼？竪拂子喚作色得麼？離却分別心識意，慶言句外道將一句來。
佛誕，上堂。良久，云：　釋迦老子生也，蝦蟆蚯蚓同證法身，露柱燈籠共相慶賀。雲門大師道：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擊拂子，下座。
上堂。水母吕鰕，瑣[王*吉]腹蟹。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下座。
元太初藏主至，上堂，舉阿難尊者問大迦葉云：　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　倒却門前剎竿著。師云：　阿難如是問，迦葉如是答，且道世尊當時有所傳耶？無所傳耶？這裏著得隻眼，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半滿偏圓、權實空有，無不透頂透底。拈拄杖卓一下：　打麪還他周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上堂，顧大眾云：　老僧已為諸人和盤托出了也，飢逢王饍不能飡，莫錯恠人好。便下座。
上堂，僧問：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云：　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　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還得相應也未？師云：　萬里望崖州。乃舉：　洞山道：　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箇胡孫夜播錢。石霜道：　風吹石臼爭哮吼，泥捏金剛水底走，踏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南斗。道吾道：　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保寧勇和尚云：　此三頌，一頌堪為佛祖為師，一頌堪作人天榜樣，一頌堪驗衲僧眼目，具眼者辨取。師云：　保寧與麼道，奴見婢殷勤，翠屏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解制，謝都寺辦齋藏主，秉拂，上堂。咬破鐵餕餡，百味具足；　演出大藏教，一句該通。三脚驢子弄蹄行，萬里無寸草。下座。
秋日示眾：　叨據名藍海上州，慚無道福繼芳猷。宗綱委地方堪憫，聖德如天未易酬。好把靈符縣肘後，莫將閒事浼心頭。金風昨夜飄梧葉，地北天南又早秋。
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割瓜，師問：　刈得幾个祖師頭？座云：　三十個。師云：　那個皮下有血？座云：　和尚何得重重相戲？師云：　好心不得好報。

八月旦，開堂，請監收并謝雨，上堂。今朝八月初一，天外雲收日出。夜來灌門龍王見大神變降注大雨，盡大地草木叢林、稻禾菽粟皆得霑濟。隆教寺裏普請監收，個個得人。一年三百六十日，管取粥足飯足，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下座。
育王石堂和尚遺書至，并入祖堂。上堂：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咲不徹。大眾，個是育王石室和尚末後為人底句子。明如杲日，寬若太虛。權實照用俱備，擒縱殺活皆全。可以津濟四生，可以梯航九有。蚊子上鐵牛，無你插觜處。卓拄杖：這裏見得，無一處不睹慈容，無一時不聞說法。苟或未然，少間下座。普請諷經，莊嚴品位。香烟起處，一任觀瞻。
師到千[石*覽]莊，眾請觀海次，師問：大海不宿死尸，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海中？代云：怕爛却那？又云：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忽遇旋嵐偃嶽時如何？代云：湛湛地。
回至莊中喫茶次，師云：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塵勞是魚鱉，諸人日用現行作麼生免得？有僧拈茶餅，師前傾茶便行，師云：正是亂瀉。僧回顧，師便喝出。
九日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鏌耶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三年一閏，九日重陽。復舉大茅示眾云：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遷義，但向萬物凋落處會取。師云：古人言：不虛發。發必全真，眾生現行。無明煩惱，業識茫茫。作麼生說個諸佛心？秋變冬凋，春生夏長，萬物榮謝，無有停息。又如何說個不遷義？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拍禪床云：汾陽和尚來也，切忌錯下註脚。
上堂。顧左右云：千年田，八百主，郎當屋舍沒人修，火官頭上風車子。咄!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村村花柳爭妍。唯有衲僧拄杖，長時無變無遷。卓拄杖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恠。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一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普慈禪寺語錄

門人　溥震　等編

師於至正乙酉十月初一日，受請入寺。
佛殿燒香云：　前三後三，日面月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掌中扇。
祖堂。昆明池裏失却劒，曲江江頭撈得鋸。須彌峯頂浪滔天，大洋海底蓬塵起。大小祖師，口門無齒。
陞座，祝讚罷，僧出問云：　隆教適聞撾退鼓，龍峯又見踞猊床，出群標格天然別，不比諸方孟八郎。正恁麼時，時節因緣則不問，四眾臨筵，願聞法要。師云：　山僧剃頭，五日一次。進云：　和尚與麼答話，莫不得麼？師云：　好人不肯做，直要屎裏臥。進云：　三聖道：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　枯葉知天風。進云：　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　海水知天寒。進云：　和尚今日逢人則出，出則為人，豈不出它古人一頭地？師云：　莫亂統。進云：　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為甚麼不許學人讚嘆一句？師云：　向汝道：　莫亂統。僧禮拜，歸眾。師乃云：　道業無成愧昔賢，行藏去住謾隨緣，自憐宿債難逃避，又向滄溟駕鐵船。其奈大法陵遲，時當象季，新長老用盡神通，又且如何施設？敢請文殊、普賢為普慈打篙搖櫓，勢至、觀音張帆把柁，見前勝流交相唱和，但能同德同心，自然無可不可，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直教盡十方塵毛剎海、愚癡下劣、貧苦疲乏、穢惡不淨眾生，任運流入薩婆若海，為依為怙。正與麼時，且風恬浪靜、共樂清平一句又作麼生道？竪拂子，云：　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拈拄杖云：　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云：　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
上堂，舉：　雲門道：　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　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歸依佛、法、僧，下去！　師云：　雲門氣宇如王，却作座主見解。普慈道：　若說菩提涅盤、真如解脫，是將黑豆換你眼睛；　若說佛說祖，是將木槵子換你眼睛；　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魚目換你眼睛。歸依佛、法、僧，下去！
上堂，僧問：　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云：　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進云：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　月色和雲白，

松聲帶雨寒。乃云：時節不相饒，又逢臘月旦，昨日地搖六震，今朝天雨四花。你諸人只管瞌睡，冬行春令則不問，面南看北斗一句作麼商量？

上堂，僧問：藥山示眾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未審是那一句？師云：千手大悲提不起。進云：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只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歸眾。意旨如何？師云：一對鴛鴦畫不成。乃云：今朝正月十五，開却千門萬戶，斬新舊日風規，掃蕩陳年露布。良久，云：春暖畫堂多富貴，夜深燈月兩相宜。

上堂，僧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云：老僧打退鼓。進云：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云：風不來，樹不動。乃云：目前無法，心外無機，皇風蕩蕩，民物熙熙，花霏霏，日遲遲，高下林巒錦綉圍，却恠長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燈都寺火。舉火把云：漏燈珓子照破歷劫生死昏衢，盡十方世界是個大涅盤門。顧左右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一日，新到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補陀禮拜觀音來。師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作麼生會？僧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慈悲指示。師驀拈拄杖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僧擬進語，師便打，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祈雨，看經，上堂。舉：睦州看華嚴經次，有僧問：是甚麼經？州云：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那邊是甚麼雲？僧云：南邊是黑雲。州云：今日定有雨。師云：睦州將錯就錯，瞞這僧則易，瞞普慈則難。山門今日看經，設有僧問：是甚麼經？只向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豐年野老謳歌甚，在處嘉禾合穗生。下座。

上堂：趙州道個洗鉢去，其僧豁爾知歸。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得旨。阿呵呵，囉囉哩，達磨老臊胡，打落當門齒。

上堂，舉：南泉示眾云：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處納些些，總不見得。有僧舉似雲門，門云：南泉水牯牛，隨處納些些。且道在牛內納？牛外納？直饒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索牛在。師云：王老師道：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只個水牯牛也不解牧得，累他雲門騎牛覓牛。普慈這裏自小牧一頭水牯牛，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只是不曾犯人苗稼，有時牽梨拽杷、有時臥月眠雲，飢則加飡、渴則就飲，數十年來但恁麼過。且道與南泉相去多少？召眾，云：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

上堂：　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斬頭覓活。總不與麼，無孔鐵鎚劃拄杖，三邊不用安戈甲，萬里歌謠賀太平。
普請栽松，上堂。僧問：　記得臨濟在黃檗栽松次，檗云：　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　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钁打地三下，意旨如何？師云：　今日普請栽松。進云：　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云：　少神作麼？進云：　黃檗道：　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不知臨濟當時過在什麼處？師云：　你道臨濟合喫棒？不合喫棒？進云：　喫棒且置，濟以钁打地三下，作噓噓聲，畢竟明什麼邊事？師云：　明钁頭邊事。進云：　黃檗道：　吾宗到汝，大興於世。還端的也無？師云：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僧禮拜而退。師復舉臨濟在黃檗栽松公案，乃云：　諸人要做臨濟兒孫則且置，只如黃檗道：　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且道臨濟當時過在什麼處？應菴云：　養子之緣固當如是，扶強不扶弱。濟以钁打地三下，復作噓噓聲，為是啐啄同時？為復別有道理？普慈向這裏擬著個眼，也要諸人瞥地卓拄杖，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出莊歸，請知客，上堂。昨日過南莊，今朝又東郭，動靜與去來，何曾有間隔？然則動則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双泯則落空亡，動靜双行則瞞頇佛性。七十三、八十四途路之樂，不如在家喝。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上堂。山田脫粟飯，野菜澹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上堂，僧問：　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云：　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云：　狂狗趁塊。乃舉：　保寧勇和尚示眾云：　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鷰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個成群，四個作隊，窅窅窕窕，飄飄搖搖，向前村後村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師云：　右軍筆畫入石三分，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老保寧可謂盡善盡美，點撿將來未免咲破衲僧鼻孔。何故？要且無佛法道理，普慈又作麼生？乃云：　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雲門乾矢橛，洞山麻三斤。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
上堂，舉：　僧問乾峯：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峯拈拄杖劃一劃，云：　在者裏。雲門拈起扇子，云：　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　涅盤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乾峯、雲門雖則各資一路，瞞者僧即得，點撿將來，等是行於邪道。普慈今日設有僧問：　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盤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只向道：　家家門首透長安。
解夏，進退兩序，上堂。有進有退，有結有解，左之右之，風流儒雅。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勝首座道：　猛虎當路坐。卓拄杖：　一雨普滋，三草二木。
上堂。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雲門道：　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師云：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便下座。
中秋謝開口耆舊上堂，僧問：　百丈示眾云：　汝為我開田了，我為汝說大義。有僧開田了便問：　開田了也，請和尚說大義。丈展開兩手，且道是說不說？師云：　一舉四十九。進云：　恁麼則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　汝分上作麼生？進云：　和尚今日開田，功昭百世，學人請和尚說大義，畢竟如何展演？師云：　爛泥裏有刺。僧禮拜，師乃云：　百丈開田說大義，大舒兩手；　龍峯開田謝主事，豈可空然？擊拂子：　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上堂：　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又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　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上堂。僧問：　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云：　九秋黃葉亂飄金。進云：　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　老僧罪過。乃云：　蹔時斂念，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分爾有心，土石山河、瓦礫荊棘，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謾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　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云：　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云：　打鍾著。主聲鍾，眾集，山便歸方丈。主隨後云：　和尚許為眾說法，因甚一言不措？山云：　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又爭恡得老僧？師云：　藥山老漢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當時待他道：　大眾久思和尚示誨。拽拄杖劈脊便棒，非徒截斷者僧舌頭，要且不失為天下宗匠。
請首座、都監寺并謝監收。上堂，舉：　五祖和尚道：　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但-日+木]粮方，耆婆不得妙。五祖老人等閒拈出無上命世真丹，拋向諸人面前，一任橫吞豎嚥，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轉凡成聖。若不具人天眼目，直是無下口處。何故？明明百草頭邊事，不比楊岐栗棘蓬。
祖忌拈香，對梁王廓然無聖，此地無金二兩；　坐少林九年面壁，俗人沽酒三升。無影樹花敷五葉，無烟火焰續千燈。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舉：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師驀拈拄杖，云：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向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各與二十拄杖，貶向二鐵圍山。卓拄杖，云：好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因雪上堂，僧問：雪覆千山，為甚麼孤峯不白？師云：別是一乾坤。進云：九天垂瑞雪，萬國盡懽心。師云：片片不落別處。僧禮拜，師拈拄杖卓一卓，云：乾坤大地一時粉碎了也，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直得瓦解冰消，獨有普賢菩薩具大神力，見大神變，歡喜踴躍，喃喃說偈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忽有個漢出來道：長老！長老！此是雪詩，衲僧分上合作麼生？只向道：三冬多瑞雪，鼓腹樂堯年。

涅槃，上堂：眾生畢竟無生死，諸佛何曾有涅槃？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上堂，僧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還有過也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如何則是？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乃云：時節不相饒，又逢三月旦，拈却佛祖機，與君通一線，棕櫚葉散夜叉頭，芍藥花開菩薩面。

上堂，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有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什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回。東山演祖拈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個人從東京來，問他道：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便問伊：蘇州事如何？他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瞞白雲不過。何故？只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師云：老東山可謂長於譬喻，詞不迫切。雖然如是，要且只說得德山、雪峯影子邊事。若是齊眉共矚、並駕齊驅，未敢相許。何故？閩蜀同風，肚裏有蟲。

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真實語？是不誑語？喝！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上堂，顧左右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歸堂喫茶去。

上堂：臨濟喫六十拄杖，高安灘上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深明黃檗意旨。這般說話，諸方喚作殘羹餿飯。然羹藜含糗者，難與道太牢之滋味。是汝諸人合作麼生？不覺秋深夜又長。

重陽，上堂。舉：真淨和尚云：九日無白醪，飽餐黃栗糕；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隣雞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師云：逸格風流，通身文采。老雲菴美則美矣，若約衲僧分上猶欠勦絕在。山僧効顰亦有一偈舉似大眾：非圖邁古超今，且要應時應節。九日無白醪，萸茶滿椀澆；十日有黃菊，凉颸動林麓；五更鐘未鳴，過鴈兩三聲；更欲求玄旨，迢迢十萬程。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未免錯認驢鞍槁作阿爺下頷。畢竟如何？覓佛不見佛，討祖不見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唯有尾巴過不得。且道諝訛在甚麼處？良久：虎咬大蟲，蛇吞鱉鼻。
上堂，舉：趙州和尚道：老僧除二時上堂，粥飯是雜用心處。師云：趙州有年無德，錯下名言。燒香禮拜是雜用心，看經講教是雜用心，參禪學道是雜用心，了生達死是雜用心，成佛作祖是雜用心。唯二時上堂，粥飯是善用心。何也？不曾咬破一粒米。
上堂，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云：斷跟草鞋。進云：如何是法身主？師云：尖簷席帽。進云：學人不會。師云：見成行貨，有什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乃云：春雨如膏，春風如刀，春光似箭，斷不相饒。卓拄杖。龍峯拄杖無遷變，又見鵝黃上柳條。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明涅槃，是一是二？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上堂。十五日已前，覓甚文殊普賢？十五日已後，釋迦老子不知有。正當十五日，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時有僧躍出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師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却布袋頭，十字縱橫底有甚數？七月十五日，解却布袋頭，無繩自縛底有甚數？喝！結也不可得，解亦何曾有？解結二圓離，面南看北斗。下座。
上堂，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云：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僧禮拜，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纔逢解夏，又見中秋，看看白盡少年頭。驀拈拄杖：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卓拄杖：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二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語錄

門人　正除　等編

師於至正戊戌七月二十日，承行宣政院領院官太尉丞相達識帖穆爾，差宣使九曜奴馳驛於蘇州，受業海雲院，敦請入寺。據室云：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朝打三千；截兔角於石女腰邊，莫打八百。指東劃西，鼓唇搖舌，耳居門外，擊石火，閃電光，冰稜上度過九[阿-可+尻]，劒刃上拾得全身，苕帚柄聊與三十。總不與麼來時如何？拈拄杖：咄！咄！

指法座云：盡十方世界是普光明藏師子之座，諸佛眾生同起同坐，因甚山僧今日特地高陞？只恐諸人昧其所自。便陞座，斂衣就坐。上竺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法筵未啟、法鼓未鳴，山僧未陞座已前薦得，早落第二了也。設使起模畫樣、作意商量，問一句來、答一句去，未免落七落八。今日眾中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妨相見。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蚊子上鐵牛。進云：三聖道：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鷂子過新羅。進云：只如和尚今日開堂，相君堅請湖海交歡、四眾臨筵，如何指示？師云：但把片心窮浩劫，蕩雲深處祝堯年。僧禮拜，師乃云：皇皇南宕勝覺場，奕奕永明高廣座。山僧才踈德薄，豈敢躋板？然遇緣即宗，難為辭讓。湖光瀲灩，山色空濛，廓示真如境界；宗鏡高懸，慧日朗耀，恢張少室風規。一一騰今煥古，頭頭玉轉珠回，真得釋迦、彌勒共樂堯年，文殊、普賢同傾舜日。雖然如是，猶未撥動向上一竅在。喝！干戈才偃息，四海樂昇平。　復舉：當山智覺禪師示眾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吹波浪起。師云：諸人還見祖師麼？卓拄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開堂，閱藏經，上堂。終日看經，經頭一字因甚不識？長年喫飯，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因甚不知？卓拄杖，云：打破兩重關，泗洲人見大聖。

上堂：天不能盖，地不能載，細入無間，大絕方所。黃連甜，甘草苦，焦螟蟲，吞却虎，明眼衲僧休莽鹵。

謝齋，秉拂，上堂。舉：五祖和尚示眾云：結夏無可管，顧諸人未免作一家宴。遂擡手，云：邏囉招，邏囉搖，邏囉送，莫恠空踈，伏惟珍重。南屏冬至，叢席荒凉，直是無可施設，賴有庫司都寺與

堂中首座前日作那一場佛事不同，小小離四句、絕百非，攪酥酪醍醐為一味、鎔鈸盤敘釧為一金，令我現前一眾、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五百十六大阿羅漢均飽禪悅法喜，眼裏也飽、耳裏也飽，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喜踴躍，向宗鏡光中同聲贊歎，云：希有，希有！奇哉，奇哉！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山僧只管端坐受供養，且道與五祖相去多少？良久，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寒則普天普地寒。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熱則普天普地熱。進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門前一湖水。乃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樹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時節不相饒，朱顏日漸凋。你衲僧家，寒則向火，熱則乘風，各自照鏡，看面皮厚多少。

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為什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新年頭有佛法，鏡清合喫二十拄杖；新年頭無佛法，智門合喫二十拄杖。何故？老老大大不合說有說無。喝！道無不是無，道有不是有，東望西耶尼，面南看北斗。

元宵，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既是自己光明，因甚看時不見？驀拈拄杖敲燭臺，云：一燈發千光，千光一燈見。佛涅槃，上堂：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淨法界身無出沒，不須惆悵怨芳時。

清殿主火。琉璃殿上荊棘參天，勝熱門頭清風匝地。擲火云：郎當屋舍沒人修，火官頭上風車子。

佛誕，上堂。僧問：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因甚釋迦老子今日降生？師云：知而故犯。進云：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問：你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云：把將那個來。如何是那個？師云：擔枷過狀。又，僧問：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云：的。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云：不識。

又，僧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竪拂子，云：你道這個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僧退後，師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三文錢娶個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知他是凡是聖？

一日，供羅漢，達識帖穆爾丞相到寺，問師云：長老今日供羅漢，五百尊者俱來應供也無？師云：活佛降臨，羅漢安得不至？相云：施主設齋，得何果報？師云：種穀不生豆。相云：恁麼則功不浪施

也。師云：賴遇丞相證明。相云：三輪空寂，畢竟如何？師云：空。相云：功歸何所？師不答。相云：長老何不轉語？師云：且請方丈喫茶。

丞相到方丈，又問：淨名丈室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覿體相違？師揭起簾，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咲，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供茶。

上堂。教中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顧左右召大眾云：還見麼？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

上堂。僧問：古人拈椎竪拂，意旨如何？師竪起拂子。進云：畢竟意作麼生？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湖水，只向汝道。乃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橫按拄杖，以手作撫琴勢，云：發則發了也，諸人還聞麼？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不見祖師道：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上堂：古德道：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雲門舉了，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三世諸佛盡在拄杖頭上，有甚滯礙？一切眾生只被色空明暗隔礙，便見有生滅之法。師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色空明暗何處有也？生滅之法了不可得。諸人每日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有甚麼滯？有甚麼礙？

上堂，僧問：真空不壞有，真空不壞色。作麼生是真空？師云：山河大地。進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何是實相？師云：無明煩惱。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笑破虛空。乃云：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大眾，不得孤負兜率，不得孤負老僧，不得孤負自己。

上堂：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鐵椎打不破？何物夜合而晝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莓苔。

祖忌拈香。双耳帶金環，兩眼如墨突，行脚不逢人，九年空面壁。破邪師，六宗異見，亂世英雄傳上乘，一心之印，太平奸賊，隻履翩翩何處歸，一花五葉成狼籍。顧左右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嗣隆藏主火。宗風欲嗣虎丘隆，藏教掀翻氣吐虹。二十七年全體現，南山燒炭北山紅。

千秋節，冬至，上堂：千秋令節今朝是，九九陽生第一爻。四海陰霾俱解駮，宕雲深處祝唐堯。

平山林和尚入祖堂，召大眾云：亭亭石塔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福源浩浩起當湖，千歲岩頭飛白浪。宗鏡高懸二十年，不啻焰光高萬丈。翻身靠倒靈鷲峰，双樹悲風撼穹壤。撲碎破砂盆，滅却正法眼。動靜絕行蹤，去來無影象。是謂眼空佛祖，道重王臣。年

逾八秩，五處住山。平山老和尚指牌云：湖光瀲灩山空濛，覿體全彰大人相。
上堂，僧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日日香花夜夜燈。進云：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師云：知恩方解報恩。乃云：元正啟祚，須彌椎打虛空鼓；萬物咸新，普天和氣轉洪鈞。恭惟首座大眾，藍田美玉丹山鳳，各各起居多福。永日寥寥謝太平，一湖春水當門漾。
江浙省丞相達識帖穆爾脩設水陸普度大會，陞座拈香云：此香毓乾坤之正氣，真柱國之長材。擢榦舒光，匝祥芬於龍樓鳳閣；分枝布葉，騰瑞藹於栢府薇垣。拈來價重連城，爇處恩覃沙界。奉為某人虔爇寶爐，供養十方常住、三寶法界、幽顯聖凡，平等資熏，普皆饒益，出生功德，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政教立而姦邪止，八方銷兵革之憂，陰陽調而風雨時，萬姓樂耕桑之業。遂就坐。僧問：大丞相揮金建會，普濟群生，名尊宿據令提綱，願聞極唱。師云：且喜天下太平。進云：與麼則八方銷兵革之憂，萬姓樂耕桑之業。師云：重言不當吃。進云：教中道：釋迦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莫不便是者個道理麼？師云：休將鶴唳誤作鷺啼。進云：大丞相方面東南，翊贊中外，廣修勝會，保國安民，所獲福德其量幾何？師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僧禮拜，師乃云：釋迦世尊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譬喻演說諸法，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有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在所遊方，勿妄宣傳。敢問諸人：且如何說個一大事因緣？竪拂子，云：離却拂子道得，則大丞相脩設水陸普度勝會一期事畢，山僧不必高陞此座，鼓兩片皮，諸人不妨各自散去。其或未然，向第二義門與諸人打葛藤去也。良久，云：譬如虛空具含眾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又如虛空普遍一切，於諸境界平等隨入，如天普盖，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諸佛出世，以之成等正覺，津濟四生，梯航九有。祖師西來，以之建法幢，立宗旨，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當今聖主，以之統御金輪，調和玉燭，九重端拱無為，萬國咸歸至化。故我大丞相，以之方面東南，股肱王室，拯生民於水火，保社稷於安危，展皋、夔、稷、卨之訐謨，樹伊、傅、召、周之大業。見前勝流，以之治生產業，作諸佛事。乃至今辰，結集勝會，同音僉誦法華妙典，說戒放生，熏修懺法，悉使見聞莫不回三毒為三聚淨戒，轉六識為六波羅蜜，回煩惱為菩提，轉無明為大智。以之保國安民，則國安民泰；以之禳災弭盜，則盜息災消；以之懺罪，則罪垢蠲除；以之薦亡，則亡沒解脫；以之普度

水陸會內幽顯聖凡，則同駕願輪，俱登覺岸。可謂理無不徧，事無不周，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如寶月之行空，了無朕迹；如蓮花之出水，不染淤泥。喝，便以此為一大事因緣，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要耳未摸著他釋迦老子脚根下一莖毛在。直饒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大似癡狂外邊走，亦未夢見他釋迦老子腋下汗臭氣在。擊石火，閃電光，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也是蝦蟇窟裏作活計。畢竟如何？驀拈拄杖：釋迦老子穿過諸人鼻孔。卓一下，云：拄杖吞却釋迦老子。又卓，云：釋迦老子吞却拄杖。舉起，云：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喚作釋迦老子又是拄杖。擲下，云：拄杖不可得，釋迦老子不可得，諸人鼻孔在什麼處？且喚什麼作大事因緣？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遂合掌，顧左右，云：看，看，十字街頭石敢當。醉中驚覺起來，倒騎拱北樓，奮身虛空，歡喜踴躍，普告大眾，云：日暖風和二月天，同脩勝會結良緣。黎民永息三災劫，聖壽延鴻億萬年。喝一喝。
復舉：天台智者大師昔居南嶽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敢問大眾：智者自是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餘載，因甚却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這裏緇素得出便見大丞相，即今與智者大師、釋迦老子把手並行，不異靈山一會；其或未然，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更須仔細熟讀始得。拍禪床，下座。
上堂，顧視大眾云：會麼？山門前金剛是泥做。便下座。
上堂：林泉凉，夏日長，頭頭顯露，物物昭彰。雨過六橋楊柳暗，風來十里芰荷香。
上堂：今朝五月半，舉則舊公桉。普請諸禪流，大家著眼看。驀拈拄杖：喚作南屏拄杖，咲倒五百羅漢。
乘提點火，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劫火洞然，世界俱壞，唯金剛圈不壞，莫不便是這箇法麼？舉火把云：道得也是火焰上添草。
七月旦，請侍者諸山客至，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驀喚侍者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且道與上來說話相去多少？良久：若也不會，問取諸山和尚。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不離闍梨所問。進云：如何保任？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舉：僧問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為老僧過淨缾來。僧取淨缾與師，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安舊處，又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云：無朕迹。師云：雲門好個無朕跡。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喝一喝。

上堂: 十方諸佛是個爛木橛，三賢十聖是個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總來者裏作麼？琅琊與麼告報，可謂恩大難酬。諸人若也未知報恩，更為頌出: 十方諸佛爛木橛，十聖三賢茅溷籌。無事晚來湖上望，白蘋紅蓼滿汀洲。

寂照忌，拈香。今朝八月初四日，一句明明道不得，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徑塢雲深，西湖水碧，蓁蒼松古栢作栴檀牛首之香，擷蘊藻蘋蘩為酥酪醍醐之食，聊旌遠諱斯臨，倍覺感懷疇昔，非關義重恩深，只貴眼橫鼻直，一度秋風一度愁，地久天長有何極？

請昌國吉祥亨子元充首座。上堂: 臨濟建立黃檗宗旨，普化盡力成褫無端。仰山道: 此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山僧昔年承乏海山，子元橫身輔佐。茲者備員宕寺，又荷分座說法，却不似仰山道: 此人有頭無尾，有始無終也。諦觀佛祖，各各出興，隨方化導，莫不全賓全主，全主全賓，大用齊彰，大機普應，流通正法眼藏，顯示涅槃妙心，直得雲行雨施，水到渠成，還他過量人，堪任過量事。卓拄杖: 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開爐，上堂: 火爐頭話無賓主，無主無賓話亦無。潦倒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須。

赴徑山退院，上堂。備員南宕恰三年，又向淩霄闡化權，了却先師舊公案，飢來喫飯困來眠。且先師公案作麼生了？拍禪床，下座。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三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希顏　等編

師於至正辛丑十月十七日，承奉行宣政院官疏請入寺，指山門云：天下徑山，天下龍門。吐吞日月，函盖乾坤。
佛殿顧左右云：　插一莖草建瓊樓玉殿，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山上有鯉魚，井底有墶塵。
陞座。祝贊問答罷，乃云：　通上徹下，迥絕羅籠。匝地普天，了無眹跡。識不可識，智莫能知。一自拈花微咲，面壁安心，便見五葉流芳，千燈續焰。體究將來，總是強生節目。直饒上無扳仰，下絕己躬，常光見前，壁立萬仞，何異癩馬繫枯樁，黑牛臥死水？借使斬新日月，逸格風規，冰稜上度過九[阿- 可+尻]，劒刃上拾得全身，正好朝打三千，莫打八百。豈不見雲門大師道：　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更有全提時節。雖然，一向與麼去，法堂上何啻草深一丈，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二峯突兀，双徑回環？大覺國師願力宏深，孚佑龍王淨緣際會，維禪林之首剎，實天下之名山。不妨與諸人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直得八方寧謐，萬姓歌謠，鴉鳴鵲噪總契真源，風動塵飛皆明佛事，揚不揚之正化，報不報之深恩。正與麼時，且開堂祝聖一句如何舉似？擊拂子：　黎元頓息三災劫，睿算延洪億萬春。
復舉：　僧問當山諶禪師：　掩息如灰時如何？諶云：　猶是時人功幹。僧云：　幹後如何？諶云：　畊人田不種。僧云：　畢竟如何？諶云：　禾熟不臨場。師云：　諶禪師與麼答話，勞而無功。這僧若是個漢，決不依他作解。後來應菴和尚道：　鳳閣香沈，雪巢夜冷，半窓明月，和氣藹然。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喝！　直饒相見，也是蝦蟆窟裏作活計，要見四方八面逸格變通，別著個眼始得。新徑山莫有長處麼？拍禪床，云：　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千古華山山脚下，只應潘閬倒騎驢。久立，珍重。
上堂。舉睦州道：　揑聚也在我，裂開也在我。有僧便問：　如何是裂開？州云：　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三九二十七，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云：　某甲不與麼道。州云：　琖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僧云：　如何是揑聚？州乃斂手而坐。師去大小睦州，擬將織蒲鞋手籠罩古今，自謂揑聚放開，乾坤把斷，要且無合殺者。僧當時若是皮下有血，見它與麼道，但低聲向它耳邊下一轉語，教他揑聚也不得，放開也不得。

瑞浴主火，堅固法身，膿滴滴地，火不能燒，水不能洗，擲火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上堂，僧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云：道者合如是。進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師云：虛生浪死漢。又僧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識得不為冤。進云：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師云：闍黎合自知。僧擬議，師便喝，乃云：今朝又是十一月，卷地北風吹鬠發，臘月三十便到來，勸君各要知時節。人漸老，水長流，君子可八知得便[但- 日+木]。

上堂，拈拄杖：冬至一陽生，拄杖長丈二。石笋暗抽條，千花生碓觜。且衲僧分上成得個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有則不妨出來對眾道看。若無，徑山自道去也。卓拄杖：

上堂，僧問：臨濟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師云：萬仞峯頭駕鐵船。進云：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師云：眼裏瞳人吹木叫。進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進云：學人不問這個風。師云：汝問甚麼風？進云：家風。師云：我這裏大功不竪賞。乃舉：仰山示眾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師云：盡十方世界是諸人自己，盡十方世界是諸人本有光明，為我拈針鋒，許妄想麤識來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庚申好日逢元旦，四海歌謠樂太平。聖德如天何以報？卓拄杖，云：萬年松上一枝藤。

上堂，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怕爛却那僧。又問睦州，州云：相逢盡道[但- 日+木]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長慶放頑、睦州檐板等是有問有答，要且未會無問無答底道理在。今日忽有問徑山：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向道：一曲自歌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四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希顏　編

師至正甲辰二月十九日，復住徑山。
據方丈，云：釋迦掩室於摩竭，癩馬繫枯樁；淨名杜口於毗耶，黑牛臥死水。徑山終不學它，古人畢竟如何？卓拄杖，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院箚。拈起箚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這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檐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陞座祝贊罷，有僧出問云：龍門岌岌倚天開，妙喜今朝喜再來，坐斷十萬全正令，森羅萬象舞三臺。正與麼時，如何是祝聖一句？師竪起拂子云：萬歲萬歲萬萬歲。進云：妙喜道：十方世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馮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未審與和尚是同是別？師云：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進云：祝聖已聞玄妙語，祖師心印若為論？師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逢塵。進云：此是開山國一祖師道底，和尚畢竟如何指示？師云：井底有墜塵，山上有鯉魚。進云：恁麼則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又有僧出問云：記得昔日江西馬祖掌令西堂智藏馳書到當山國一禪師，師開緘見一圓相，索筆於圓相中點一點，意旨如何？師云：不因閣梨問，老僧亦不知。進云：後來南陽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端的也無？師云：也端的也不端的。僧禮拜歸眾，師乃云：山僧隨緣受報，濫此承乏，坐嬰宿障，誓欲投閒。茲承監察御史、太尉、柱國、丞相不忘靈山付囑，恊心削牘，復任住持，難為回避，只得免循舊例，陞于此座，虔爇寶香，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太子千秋，文武官班同增祿算，欽願皇圖永固，帝道遐昌，武偃文脩，河清海晏，風調雨順，物阜民康。便恁麼散去，一期事畢，寧不盡善盡美，更教山僧說個什麼即得？且山僧雖離此山，恰恰二年，朝夕與諸人眉毛廝結，行則與諸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同坐，覓一糸毫隔礙底道理，了不可得。此日歸來，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所以道，往復無際，動靜一原，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覓一糸毫動靜去來之相，了不可得。若信得及，便好各各安家樂業，恢張祖父田園，吹無孔笛，唱太平歌，驅逐文殊普賢，走使觀音勢至，於一毫端見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任運優游，隨緣自在。雖然如是，若約衲僧分上，要且未夢見

他汗臭氣在。豈不見江西馬大師，昔日令西堂智藏，馳書到當山大覺欽禪師，大覺開緘見一圓相，索筆於圓相中點一點，可謂龍驤虎驟，玉轉珠回，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因甚南陽忠國師，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後來雪竇道，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敢謂天下老和尚，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即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惑了也。耳道雪竇與麼批判，還能自免也無？山僧今日因齋慶讚，舉似諸人，以拂子打圓相云：莫有不受惑者麼？喝一喝。

復舉應菴和尚再住歸宗，上堂，舉南禪師出城還山，有頌示眾云：去日一溪流水送，回時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應菴道：南禪師好則好，只是愛便宜。歸宗亦有一頌舉似大眾：去時冒雨連宵去，回時帶水又拖泥。自恠一生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愚菴今日再住徑山，亦有一頌舉似大眾：去日應須償宿債，回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跳-兆+孛]跳，一國之師展咲容。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是佛？蒜三斤。如何是佛？乾矢橛。庭前栢樹子，一夜風吹落。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深山藏毒虎。進云：見後如何？師云：淺草露群蛇。進云：見與未見時如何？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僧禮拜，師乃云：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春光澹蕩，鳥語綿蠻，萬壑爭妍，千嵓並秀。且道是什麼人境界？直下會得，更須知有人境俱奪，向上一路。拈拄杖：有時卓向千峯頂，劃斷飛雲不放高。

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良久：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個甚麼？師云：師姑元是女人做。進云：一大藏教是個切脚，還親切也無？師云：切。僧禮拜，師乃云：今朝五月一，天晴日頭出，林間梅子紅，砌下泉聲急，眼裏耳裏絕瀟洒，無上菩提從此得。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惺惺直須惺惺，歷歷直須歷歷。拍禪床，云：莫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潦倒徑山無法說，大家喫醆葛蒲茶，一般滋味休分別。分別，則任汝諸人且道畢竟是何滋味？良久，云：人情若好，喫水也肥。

因事上堂，舉：古德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點！點！無上菩提從此得。慈受深和尚云：會得此三種語了，好個不快活漢！師云：老慈受錯下名言，會得此三種語

了，好個沒量大人！ 還委悉麼？堯舜不彰民自化，相逢何必動干戈？

上堂，舉子湖忽一夜於僧堂前叫捉賊，大眾皆驚，有一僧從堂中出，子湖擒住云： 捉得也，捉得也。僧云： 不是某甲。湖云： 是即是，你不肯承當。師云： 子湖好與三十棒。何也？只解捉賊，不解殺賊。

上堂，僧問： 聲聞見性，如夜見月； 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時如何？師云： 黃河九曲，水出崐崙。進云：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云： 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云： 鷂子過新羅。乃舉： 黃檗問百丈： 從上相承底，和尚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蘗云： 後代兒孫將何傳受？丈云： 我將謂你是個漢。便歸方丈。師云： 百丈便歸方丈則且置，且道從上相承底畢竟是個什麼？驀拈拄杖卓一下，云： 秋初夏末，東去西去，南天台，北五臺，走得遍，還自知。

上堂： 今朝又是八月一，萬壑千岩儼秋色。牛帶寒鴉過別村，善財何處尋彌勒？

上堂： 今朝八月十五，看取月圓，當戶分明，無欠無餘。只恐諸人蹉過不蹉過，兩箇拳頭一箇大。

上堂，舉白雲示眾云： 金蘂叢叢帶露新，采來烹茗賞佳辰，浮杯何必須宜酒，但有清香自醉人。開福道： 白雲老人大似巧媳婦，做出無麪餺飥，惜乎知味者少。開福効顰亦有一偈： 重陽黃菊未成花，落帽無勞憶孟嘉，但得青山長在眼，不妨流水去無涯。師云： 白雲、開福大似徐六檐板各見一邊，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時移節換是尋常，過了重陽又一陽，人事自生今日意，黃花只作去年香。

一日，新到僧參，師問： 汝名甚麼？僧云： 智通。師云： 一切智通無障礙，汝為甚麼頭頭葉著，處處繫絆？僧云： 某甲參方，遇夏過夏，逢冬過冬，今日特來禮拜和尚，並無繫絆。師云： 汝因甚騰蛇纏足？僧看脚下，師云： 又道無繫絆。便打。

師又問僧： 汝名甚麼？僧云： 慧徹。師云： 年多少？僧云： 四十。師云： 四十而不惑，汝還徹也未？僧云： 某甲特來，求和尚指迷。師云： 眉在眼上。僧擬議，師亦打。

衍書記赴普慶上堂，僧問： 釋尊出世為一大事因緣，今日書記出世，和尚陞座舉揚，畢竟為個甚麼？師云： 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進云： 與麼則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師云： 一任卜度。進云： 三聖道：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且道是同是別？師云： 一對無孔鐵鎚。進云： 真淨和尚道： 這兩個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又且如何？師云： 關西子沒頭腦。進云： 龍門無宿客，龜鶴自

成仙。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豈不見馬祖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子之所得，可謂恊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馬簸箕固是鰕為子屈。然則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正與麼時，且如何說個自彰底理？驀拈拄杖召大眾云：來日普慶山中看取斯道，長老為一切人分明舉似。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安國問僧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個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為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師云：得又得個什麼？失又失個什麼？直饒得失兩忘，未免無繩自縛，更說什麼一語兩意？遂竪起拳，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衣鉢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麼？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因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大慧和尚拈云：大眾還見祖師面目麼？若也不見，山僧為你指出。乃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秋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皈堂喫茶？師云：妙喜恁麼提持，正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誤他後代兒孫，隨例喚鍾作甕。諸人要見祖師面目麼？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上堂。今朝十月初一，門外寒風凜凜，待歸暖處商量，何似當陽拈出？驀拈拄杖云：火爐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

達磨忌，拈香。萬里西來，九年面壁，前無釋迦，後無彌勒，單單遺下履一隻，等閒賣弄，價重連城，奇特商量，分文不直，一番拈起一番新，千古令人轉相憶。呈香，云：休相憶，今朝十月初五日。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開口見膽。僧禮拜，師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一月十四，打鼓陞堂賀冬至。南山雲起北山雲，張公喫酒李公醉。若論佛法兩字，謝三娘賣銀。

上堂。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諸人每日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作麼。喝一喝。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見，心法双忘性即真。永嘉大師雖負曹溪正傳，若到徑山門下，直須棒了，連夜趕出。何故？諸方聞得，將謂徑山與人說心說性。

臘八，上堂。曠大劫來成正覺，無端錯認定盤星。徑山不是揚家醜，只恐諸人昧己靈。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示眾云：此事如萬仞崖頭總知道，放著手脚便一樸，到底只是捨命不得。山僧不動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乃擲下拄杖。師驀拈拄杖擲下，召大眾云：還得到底麼？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太虛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喝！才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井底蓬塵蔽日，山上鯉魚拏雲。且不涉時緣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云：拄杖今朝添一歲，拈來依舊黑粰皴。

上堂。十五日已前，春雨如膏；十五日已後，春光似箭；正當十五日，管弦沸月宣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驀拈拄杖，云：三歲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

上堂：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覺所覺空，空所空滅，寂滅見前，眼中添屑。既是寂滅見前，為甚麼却眼中添屑？咄！咄！咄！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上堂，僧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麼却有萬別千差？師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進云：祖師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學人如何趣向？師云：擬向即乖。乃舉：圓悟與佛燈過溪次，驀將佛燈推向水中，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燈云：潭深魚聚。又問：見後如何？燈云：樹高招風。又問：見與未見時如何？燈云：伸脚只在縮脚裏。師云：同行須好伴，還他佛燈、圓悟。雖然，山僧當時若見，總推向死水裏浸却。何故？老老大大過溪也不依本分。

上堂，舉：僧問虎丘隆禪師：九旬禁足，意旨如何？隆云：理長則就。師云：九夏安居就理長，徑山無法可論量，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

上堂，舉金峯和尚示眾云：山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有僧便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還見金峯立地處麼？截斷生死根株，超出聖凡途轍，萬古乾坤，一朝風月。

顏藏主赴千頃，上堂。舉：古德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法眼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地待你搆

去。佛果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今為汝當面慶懺。一即三、三即一，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徑山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自是你搆不著。今日分付，用愚長老赤手提持、袒肩擔荷，向千頃雲中放兩拋三、深畊淺種，栽荊棘林、開三毒花、結無明果，改禾莖為粟柄、變瓦礫作黃金，直得釋迦、彌勒拍手喜歡，文殊、普賢合掌贊歎，追還百代典刑，振起一方叢席。卓拄杖，要識真金火裏看，棒頭有眼明如日。

上堂，舉：翠岩示眾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用盡自己心，咲破它人口。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是賊識賊。長慶云：關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這一隊漢，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有什麼罪過？只如洞山道：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諸人作麼商量？若也不會，徑山直為頌出：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下座。

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煞你；不喚作火，凍煞你。

上堂：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青青翠竹，盡是法身。若悟無依，佛亦無得。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諸人信也好？不信也好？三千里外遇著本色道流，輒不得道，徑山從來柳下惠。

上堂，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進云：如何是不壞身？師云：昨日生，今日死。進云：如何領會？師云：不快漆桶。乃舉：五祖和尚云：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師云：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怪？

上堂，舉：麻谷持錫到章敬，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持錫到南泉，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

上堂。冬至前後，砂飛石走。草木叢林，作師子吼。羣陰剝盡，一氣潛回。一亦莫守，萬法無咎。驀拈拄杖云：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置而不問。且道馬大師自從胡亂後，因甚三十年不少鹽醬？卓拄杖，金輪天子敕，草店家風別。

上堂：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文。常州草蟲，一百文買一幅。蘇州城裏泥孩兒，三文錢買一對。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猫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云：眼在鼻上。進云：來後如何？師云：脚在肚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脚板大如手

掌。進云：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云：緊峭草鞋。乃舉：雲門問踈山：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樁。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樁。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枯樁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樁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否？山云：爭得不該？門指淨瓶云：法身還該者個麼？山云：闍梨莫向淨瓶邊會。門便禮拜。師云：二員尊宿一問一答、一挨一拶，如珠走盤，縱橫無碍，可謂善說法要。雖然，要且只說得法身邊事。諸人要會法身向上事，切忌向語脉裏轉却。何也？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

上堂。今朝五月端午節，徑山為汝開真訣。赤口白舌盡消除，百恠千妖俱殄滅。黃鸝上樹一枝華，白鷺下田千點雪。參玄流，善甄別。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却是一塊生鉄。擊拂子，下座。

上堂：生佛已前，有一段奇特因緣，大家會取好。便下座。

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時如何？師云：寰中天子勑。進云：臨濟入門便喝時如何？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一人行棒、一人行喝，總道是發大機、顯大用，還有優劣也無？師云：今日熱如昨日。僧云：謝師答話。師乃云：今朝六月初一，諸處栽田已畢，炎炎火日當空，大野流金鑠石，衲僧搖扇取涼，不費纖豪氣力。不費力，萬兩黃金亦消得。

青苗，上堂。僧問：藥山尋常不許人看經，意旨如何？師云：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進云：山一日看經次，有問：和尚不許人看經，因甚却自看？山云：我只要遮眼。又且如何？師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進云：和尚今日普請看經，畢竟功皈何所？師云：汙邪滿車，甌窶滿篝。乃舉：教中道：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言教，皆名為文；離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又云：若諸經中文句廣博，能令眾生心意踴躍，名不了義；若能宣說文句及心皆同灰燼，是名了義。山中今日滿散青苗勝會，見前大眾一七日中披宣大藏，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一句、一偈、一字、一義，莫不格於天地、感於神明，悉使見聞心意踴躍。且如何說個文句及心皆同灰燼底道理？雲門大師道：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拈拄杖：汙邪滿車，甌窶滿篝。

因監寺入塔。因妄有生，因生有滅。寂滅見前。髑髏眼活，菡萏花開。栗棘蓬無縫，塔中雲匌匝。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眾云：祖師門下絕人行，深險過於萬仞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教堂上綠苔生。師云：見義不為，何勇之有？

寂照忌，拈香。巴陵酬雲門之恩，只憑三轉語，儉生不孝; 楊岐為慈明設齋，特作女人拜，義出豐年。徑山今日先師忌辰，直是無可施設，茗椀熏爐，聊伸供養，庶表不忘。諸人且道: 不忘個什麼？便燒香。
善權通長老嗣書至，上堂: 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栢操。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 江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如石頭道: 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道得，鈯斧子未到你在。
圓悟、大慧祖師同忌拈香。隻手不獨拍，單絲不成線，兩個五百文，鬬湊合一貫。雞啼白晝，認頻呼小玉，總墮聲塵; 薰風南來，證諸佛法身，何曾夢見？橫說竪說熾然說，卷百億香水海，於廣長舌本波瀾; 內空外空畢竟空，攝有漏微塵國，于事事無碍法界。臭皮韈炙地熏天，折竹篦鍧雷掣電，擉瞎臨濟正法眼，摵碎東山鉄餕餡，陵滅宗風五逆孫，終不隨他脚跟轉。香爇一爐，茶傾三奠，醆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上堂: 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數得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鷄向五更啼。
十月旦，上堂。當爐不避火迸，當言不避截舌。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若道不得，老僧代諸人下一轉語。擲拄杖，下座。
一提點入塔，一人發真皈元。十方虛空消殞，寶塔從地湧出，正是平地骨堆。撫骨云: 無人知此意，令我憶楊岐。
元宵，請藏主典座，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僧問睦州: 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州云: 有甚饆饠餽子？快下將來! 是你諸人作麼生了？作麼生見？驀拈拄杖: 百般制造由人，到底無過是麵。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 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如何？迦葉擎拳，阿難合掌。
上堂，僧問: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甚麼？師云: 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進云: 謝和尚指示。師云: 莫謗老僧好。僧禮拜，師乃拈拄杖云: 三世諸佛亦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東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左邊卓云: 如是則易，不如是則難。右邊卓云: 如是則難，不如是則易。中間卓云: 也不難，也不易。靠拄杖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請兩序，上堂。獨樹不成林，兩手鳴摑摑。老大小叢林，各要知時節。主事輔弼山門，頭首贊揚佛法。十方高人聚會，究取當頭一著。長老坐致太平，手裏把個木杓。驀拈拄杖: 諸人從朝至莫，啾

啾唧唧，說黃道黑，總在杓頭裏七出八沒。且道杓柄長多少？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葵花隨日轉，芭蕉聞雷抽。菩提煩惱，循業發見。劃拄杖，分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行重建行春橋，師召眾云：大橋雄跨石湖濱，捨舊圖新喜落成。萬國車書通遠道，三吳城郭展脩程。溪山出色增佳勝，簫鼓行春樂太平。不動脚頭登彼岸，十方一路要分明。好諸仁者，還他力量人，辨此奇特事。功夫妙密，機用縱橫。易深險成坦途，架虛空為平地。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仰之有餘。可以津濟四生，可以梯航九有。直得輝騰佛日，慶衍皇圖。牧謳樵唱，共履康莊；馬載驢駝，咸臻實際。正與麼時，且平步丹霄，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遂驟步，云：塵塵剎剎無留礙，直踏毗盧頂上行。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五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小參

門人　忻悟　等編

解夏，小參。僧問：　德山小參不答話，藥山小參不點燈，趙州小參要答話。是法平等，因甚三段不同？師云：　舌頭不出口。進云：　溈山問仰山：　一夏作何功業？仰云：　鉏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還當宗乘也無？師云：　嘆嘆論寔事。進云：　仰山却問溈山：　和尚一夏作何功業？溈云：　日中一餐，夜後一寢。又且如何？師云：　渠儂得自由。

乃云：　目前無法，法法樅然；　心外無機，機機相副。豈不見溈山問仰山子：　一夏在山，作何功業？仰云：　開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溈云：　恁麼則不空過一夏。仰山却問溈山和尚：　一夏在山，作何功業？溈云：　日中一飡，夜後一寢。仰云：　恁麼亦不空過一夏。看他從上尊宿，又何曾有絲毫奇特道理？一切只是尋常，自然聲和響順。投子云：　諸人變見千般，總是自擔帶將來。趙州道：　喫粥了也未？喫粥了也，洗盆盂去。天高地厚，海闊山遙，月白風清，蛩吟蟬噪，行者擊鼓，山僧小參，諸人簇簇上來討個什麼？拈拄杖劃一劃，云：　凉颸動寰宇，一葉已驚秋。

除夜，小參。僧問：　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一年光景今宵盡，萬里更無人未歸。見前一眾盡是他鄉之客，即今歲盡年窮，如何得便歸家去？師云：　闍梨家在什麼處？進云：　僧問藥山：　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山云：　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意旨如何？師云：　愁人莫向愁人說。進云：　僧云：　恁麼則不歸去也。山云：　切須歸去。汝若歸去，我示汝個休粮方。僧便請，山云：　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又且如何？師云：　藥山老漢得恁麼老婆心切。進云：　且那裏是他老婆心切處？師云：　闍梨要問，長老口啞那。僧便退。

師云：　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鷄啼後祖燈輝，一年光景今宵盡，萬里更無人未歸。好大眾！　古人與麼道，只要你直下識取自家城郭，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久參先德，不隔絲毫，後學初機，宜加審細。豈不見僧問藥山：　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山云：　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云：　恁麼則不歸去也。山云：　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個休粮方。僧便請，山云：　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若喚作休粮方，正是還鄉曲；　謂是還鄉曲，又道休粮方。老藥山赤心片片，憫物垂慈，其柰十個有

五雙蹉過，至竟不解知歸，逗到彌勒下生，轉見流離孤苦。長沙和尚道：　我若舉揚宗教，法堂上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諸人道：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雪峯又道：　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到者裏，不敢望汝別縣慧日獨振玄風，但向古人鵲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朝昏十二時，東廊上、西廊下，穿僧堂、入佛殿，總是到家時節，轉山河國土歸自己。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天上人間，縱橫自在。苟或未然，烏飛兔走，臘盡春回，明朝慶賀新陽，各各又添一歲，莫將有事為無事，爭是爭非空白頭。

復舉：　僧問洞山：　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　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　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　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師云：　洞山老漢與麼答話，非唯儱侗真如，亦乃瞞頇佛性。忽有問隆教：　寒暑到來，如何回避？也只答他道：　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更問：　如何是無寒暑處？和聲便打。若是識痛痒漢，管取出離五行三界。

淨慈入院，小參。僧問：　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如何是真說？師云：　風動塵飛，鴉鳴鵲噪。進云：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拈却門前一湖水，如何是永明旨？師豎起拂子。進云：　即此用？離此用？師放下拂子。

又俗士問：　弟子欲出離生死，如何用心即得？師云：　無心可用，即離生死。進云：　即心是佛，又且如何？師云：　心空即是佛，有心即非佛。士擬議，師便喝。

乃云：　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間寂寞之濵，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此晦堂不赴大潙之招而致斯語。觀此，則知住持之道那時已是不堪著眼了也，更教看著今時做處，也好慚惶煞人。明教謂住持者，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滅，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永嘉道：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世降俗末，名存寔亡，大法凋瘵，無甚今日。山僧道慚涼薄，行愧荒疎，誓欲深藏巖壑，隱遯過時，悞蒙柱國丞相不忘靈山付囑，遠勞使命推輓來此住持，是猶使蚊負山、螳蜋怒臂以當車轍，却不似法燈和尚道：　為緣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所謂王臣尊禮，為人天師，建法幢，立宗旨，則吾豈敢？雖然，南屏勝地，衲子淵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運垂秋，宗綱委地，冀諸勝眾戮力匡持，弘贊法社。驀拈拄杖：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卓拄杖，云：　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野塘水。　復舉：　德山小參，示眾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

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後來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拈云：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師云：這個公案，諸方老宿每至小參，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雖則各資一路，未免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法眼云：話作兩橛，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圓明云：龍頭蛇尾，只見波濤涌，不見海龍宮。雪竇道：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正是扶強不扶弱。殊不知大小德山當斷不斷，自招其亂，諸人要識這僧鷂子過新羅。
解制小參，舉東山和尚示眾云：百鍊黃金鑄鐵牛，十分高價與人酬，庭前不有花含笑，又是東山一夏休。亦成一偈舉似大眾：鼻孔撩天水牯牛，鐵鞭三百未輕酬，溪東牧了溪西牧，又是南屏一夏休。
冬至，小參。僧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如何是應機底法？師云：汝問我答。進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遷義？師云：冬至寒食一百五。
乃云：群陰欲去未去之際，一陽欲生未生之時，伐賁鼓以考鴻鐘，會人天而提祖令。今夜不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不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洞山掇退果卓，祭鬼神茶飯阿誰肯喫？慈明揭榜堂前，弄胡孫家具笑殺傍觀。叉手進前，進前叉手，奴見婢慇懃，天寒人寒，大家在這裏無孔鐵椎。魯公臺上書雲：漢女宮中測日，知時識節却堪持論。自餘立機立境、行棒行喝，全鋒敵勝、同死同生，正按傍提、橫來豎去，和泥合水、截鐵斬釘，七十三、八十四等是鬼家活計，於諸人分上料掉沒交涉。
喝：一年三百六十日，四時八節，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不覺不知，過了三百六十日，明朝便是冬至。前來許多絡索既是總用不著，自己分上合作麼生？喝：點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靈隱平山林和尚對靈小參：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廓三際以無去無來，洞十虛而非中非外。諸佛知之而獨用，眾生日用而不知。故我靈隱堂上平山和尚，赤手提持，袒肩擔荷。權寔照用俱備，擒縱殺活皆全。五處住山，風行草偃。王臣為之斗仰，魔外為之冰消。塵塵剎剎，普見威權。物物頭頭，全彰奇特。高超十地，迥出三乘。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出沒卷舒，縱橫自在。以此穿三世諸

佛鼻孔，以此換歷代祖師眼睛，以此坐天下善知識舌頭，以此斷叢林衲僧命脈，以此造無間業。鑊湯爐炭，刀山劍樹，碓搗磨磨，為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以此開甘露門，示甘露器，令諸眾生入甘露室，食甘露味。機機透脫，法法融通。末後全提，甚生光彩。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插觜處。直得飛來峯起舞三臺，西子湖動搖六震。正與麼時，是汝諸人還知老和尚落處麼？卓拄杖云：煩惱海中為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復舉世尊涅槃會上摩胸告眾云：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
師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法，如雲如雨，大機大用，千聖窺覷不及，萬靈捫摸無由，因甚逗到涅槃會上？一個渾身不解作主，直至摩胸告眾，普請觀瞻。當時眾中忽有個皮下有血出來道：咄！瞿曇，瞿曇！沒處去，沒處去！非唯進且無門，退亦無路，管取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淨慈今夜不是壓良為賤，撿點將來，爭似我平山和尚五會說法，高聳人天，撒手去來，斬釘截鐵。拍禪床云：踏碎虛空赤脚行，十方世界阿剌剌。
冬至，因事小參。千載南屏古道場，目前無法可論量，羣陰銷盡陽生也，四海同瞻化日長。如是，則鐘鼓山林依舊，太平氣象維新，人人脚跟下輝大寶光，個個頂門上開正法眼，鵲噪鴉鳴，深談寔相，牧謳漁唱，共演真乘，當頭坐斷，八面玲瓏，正令全提，十方通暢。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臨濟大師滿肚無明，通身擔板，要且費力不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寔。釋迦老子釘樁搖櫓，抱橋柱澡浴，有什快活處？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老東山雖則熟處難忘，却較些子。忽有個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喝！和泥合水漢。不見道：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復喝一喝。　復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云：莫管他。
師云：萬境來侵莫管他，情塵瞥起便周遮，大圓寶鑑明如日，漢現胡來等不差。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當極盡之夜，諸人還猛省麼？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真淨和尚云：唯二乘禪定寂滅為樂，是為真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為樂，是為真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為樂，是為真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外，

不為樂也。喝老雲菴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雖則扶他先作，未免簧鼓後昆。若是羅籠不住、呼喚不回，逸格變通底灼然別有生涯，決不依他作解。不見神鼎禋禪師道：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有何不樂？便恁麼去，可殺省力。教中謂之隨順覺性，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淫癡俱是梵行，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喝！清平世界，切忌訛言。釋迦老子教壞人家男女，合與二十拄杖，放過則且寘，若要依而行之，直須寔到這個田地始得。山僧從年頭至年尾，未嘗不以此一著子為汝諸人，然終不敢錯誤諸人一毫許，蓋為各各眼橫鼻直，脚踏地、頭頂天，其柰異生見解、我執不同，又爭怪得？大凡小參謂之家教，今夜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舉話，普請大家證入。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矢橛。喝一喝。　復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應菴和尚云：香林恁麼道，老鼠入牛角。有問歸宗，只向道：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師云：潦倒香林，錯下名言，未免遭人點撿。臘月火燒山，與他衲衣下事有甚麼干涉？直饒應菴道：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也未夢見他衲衣下鶻臭氣在。

再住徑山，小參。僧問：大慧和尚昔日再住此山，有云：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且如何是去是住時因？師云：五九盡日定逢春。進云：如何是住是去時果？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進云：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還端的也無？師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去說住，說因說果。

又有僧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云：徑山門下無這般閒家具。進云：鹽官道：一切眾生有佛性。溈山又道：一切眾生無佛性。未審有之與無，孰是孰非？師云：是則總是，非則總非。進云：和尚大善知識，何得儱侗真如，瞞頇佛性？師云：老僧入院事煩。

乃云：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喝！這裏是什麼所在？說去、說住，說因、說果，說可、說不可。雖然如是，這裏却有個好處。且道：好在甚麼處？良久，云：再理舊詞連韻唱，村歌社舞又重新。驀拈拄杖：大慧祖師來也。大慧好處，山僧與麼舉似，彼此共知。好則好，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愚菴固是無些子好處，忝為大慧的孫，也要與諸人露個消息。去住休論果與因。拈拄杖，云：一回拈起一回新。卓拄杖，若知撲落非他物；擲下拄杖，始信縱橫不是塵。

復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乾峯與麼道，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日

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除夜，小參。僧問：　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　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歡。進云：　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　琱弓已挂狼煙息，萬里謌謠賀太平。進云：　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　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進云：　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　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進云：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如何是不屬陰陽消長一句？師云：　待凌霄峯點頭即向汝道。
乃云：　今歲今宵盡，世事悠悠，何時而盡？明年明日催，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寒隨一夜去，去去寔不去；　春逐五更來，來來寔不來。既是寒隨一夜去，且如何說個去去寔不去？春逐五更來，又如何說個來來寔不來？合水和泥，豈堪持論？斬釘截鐵，未稱全提。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遭人追納皮角，平地造妖捏怪。徑山今夜小參，與諸人聚集片時，雖則尋常事例，也是醉後添盃。東山演祖云：　汝等諸人見山僧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作等閒，殊不知檐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阿呵呵！　會也麼？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達磨大師非是。
祖　復舉：　僧問雲門：　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　臘月二十五。僧云：　唱者如何？門云：　且緩緩。
師云：　雲門一曲，村謌社舞足可施呈，較之黃鍾大呂、白雪陽春，大欠音律。在今夜忽有問：　如何是徑山一曲？只向道：　臘月二十九。唱者如何？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且道：　與雲門相去多少？拍禪床，下座。
結夏，小參。僧問：　纔過中春，又逢首夏，依時及節句，乞師直指。師云：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進云：　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　東山水上行。圓悟道：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老妙喜因甚向這裏悟去？師云：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進云：　和尚今日舉揚，學人何不解悟？師云：　汝迷來多少時也？
乃云：　九旬禁足魚投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蛹，如何透得這三重？以拂子敲禪床三下，云：　向這裏一時透取好。白雲端和尚云：　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寔事。復敲三下，云：　這裏透得徹去，踏破天關，掀翻地軸，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又敲三下，云：　這裏透不徹去，亦能受用自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任運流入薩婆若海。這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雖不可以告人，要且瞞諸人一點不得。然則功多業熟，職到威成，若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喝！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感慨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閒無柰幞頭何。　復舉：　大愚芝和尚示

眾云：大家相聚喫莖蘆，若喚作一莖蘆，入地獄如箭射。大眾！還知大愚為人處麼？聽取一頌：有口不吞三世佛，大家相聚喫莖蘆，雖然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饑。

冬至，小參。僧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喚甚麼作真？師云：千年無影樹。進云：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喚甚麼作神？師云：今時沒底靴。進云：羣陰欲去未去之際，一陽欲生未生之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鐘作鐘鳴，鼓作鼓響。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莫眼花。僧禮拜。

師乃云：恁麼恁麼，獼猴弄麝臍；不恁麼不恁麼，鰕跳不出斗；恁麼中不恁麼，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不恁麼中却恁麼，捉得玉麒麟，元是金師子。驀拈拄杖云：還見麼？又卓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個什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釋迦掩室於摩竭，耳朵兩片皮；淨明杜口於毗耶，牙齒一具骨。冷水浸冬瓜，大家厮鶻突。叵耐個周金剛不識好惡，見僧入門便棒；臨濟小廝兒不分緇素，見僧入門便喝。諸佛出世，以訛傳訛；祖師西來，將錯就錯。各各分上，誰不丈夫？伶俐者聞與麼道，笑破娘生鼻孔；僬僥者轉見，無繩自縛。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師子筋琴，撫之則羣音頓絕。山僧今夜坐地，待你搆取。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喝！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雖然如是，善舞太阿，終不自傷其手。放一線路，有個商量。劃拄杖云：羣陰剝盡。又劃云：一陽復生，五髻彩雲呈瑞，九霄紅日添長。隨緣自在，任運徜徉。會得山門朝佛殿，定知廚庫對僧堂。　復舉：溈山示眾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叉手進前立，溈云：我情知你答者話不得。却問香嚴，嚴云：某甲偏答得者話。溈山理前問，嚴進前叉手立，溈云：賴遇寂子不會。

師云：叉手進前，進前叉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老溈山，真傑斗，肯一不肯一，舌頭不出口，父子雖親妙不傳，八角磨盤空裏走。

除夜，小參。時節易過大年夜，瞥爾到來，心地未明。諸仁者！急著精彩。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蘇武牧羊海畔，長日欣然；李陵望漢臺邊，終朝笑發。東村王老夜燒錢，忙者自忙閒者閒。東方甲乙木，一則三，三則一。趙州東壁掛胡盧，觀音院裏有彌勒。　復舉：浮山和尚除夜示眾云：老矣聊隨粥飯緣，浮山無法與人傳，夜深各自歸堂去，放下情懷且過年。

浮山老人與麼提唱，美則美矣，要且無為人處。徑塢輒賡一偈，切希聽取。海眾同居結淨緣，少林消息本無傳，寒來暑往誰相委？荏苒浮生又一年。

吳江張伯琮薦母請對靈，小參。師云：通上徹下，迥絕羅籠，帀地普天，了無眹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三乘由之而建立，五性自此而出分。可以起死回生，可以轉凡成聖，可以拔苦與樂，可以轉女成男，可以回三毒為三聚淨戒，轉六識為六波羅蜜，回煩惱為菩提，轉無明為大智。如是，則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盡十方世界是唯心淨土，盡十方世界是本性彌陀，盡十方世界是大解脫場，盡十方世界是妙莊嚴域。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教中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淑真安人與麼會得，便知四十九年前由此一念而生，生無所生，人間天上任縱橫；四十九年後由此一念而滅，滅亦非滅，千江有水千江月。生滅二圓離，紅爐飛白雪。正恁麼時，諸人還知淑真安人歸根得旨底消息麼？豎拂子：看，看！無量壽世尊即今在拂子頭上現無量廣大神通、放無量妙寶光明、奏無量妙寶音樂、散無量妙寶香花樹、無量妙寶軒蓋，與我淑真安人竝駕齊驅，攜手同歸極樂世界去也，可謂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顧左右，云：天碧太湖三萬頃，分明八德藕花池。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六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頌古

門人　寶盈　等編

世尊初生

謾歷僧祇曠劫修，禍胎又復降閻浮，至今醜惡難遮掩，突出雲門拄杖頭。

外道問佛

皓月當空似鑑圓，塵毛剎海照無偏。迷雲散盡搏桑曉，桂殿嫦娥怨未眠。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商量徒苦辛。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人。

殃崛摩羅持鉢

瞿曇具正徧知，尊者豈無三昧？母子兩得分解，非干別人之事。

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

利劍斬春風，虛空展笑容。未明三八九，宿對一重重。

達磨面壁

九年面壁訪知音，畢竟同誰話此心？三拜起來依位立，丈夫膝下有黃金。

廬陵米價

廬陵米，作麼價，此語流傳遍天下。佛法大意這只是，衲僧不用生疑怪。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諸佛心要，列祖玄關，至簡至易，難之又難。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自從胡亂後，不曾少鹽醬。有甚閒消息，寄與讓和尚。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一口吸盡西江水，識浪情波徹底乾，截斷老龐三寸舌，倚天長劍逼人寒。

百丈再參馬祖

當機一喝怒如雷，誰道精金色不回。直得耳聾并吐舌，三玄戈甲火中栽。

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徹底老婆心，侍者真鍮不博金。奇語傍花隨柳客，養兒方識父恩深。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夜雨滴空階，春風吹百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

南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親切為君宣。瞥爾情生也，何由脫蓋纏。

趙州訪臨濟

西來祖意，觸處分明。趙州洗脚，臨濟側聆。

趙州訪茱萸

曹溪正脈古猶今，拄杖如何探淺深？莫道茱萸無一滴，趙州直下被平沈。

趙州勘婆

善舞太阿劍，決無傷手戹。慣編猛虎須，必有全身策。勘破臺山臭老婆，打失當頭箇一著。

趙州有佛處不得住

無柰雪霜寒，怕見楊花落。打破趙州關，清風滿寥廓。

趙州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三世如來不見蹤。昨夜含暉亭上望，青山倒景月明中。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

水牯水牯皮好鞔，鼓角好吹嗚哩嗚。昨夜三更月到窓，天上日輪正卓午。

青州布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寧可截舌，不犯國諱。青州布衫重七斤，千手大悲提不起。提得起，也大奇，等閒掛向肩頭上，大勝時人著錦衣。

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佛祖位中無住著，人天路上絕躋扳，驢胎馬腹埋頭入，一片閑雲任往還。

鎮州蘿蔔

鎮州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五祖栽松道者，洞賓元是神仙。

臨濟見僧入門便喝

入門便喝，是何宗旨？明眼人前，一場笑具。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是甚機用？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三聖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張公賣醋，李公賣鹽，道路各別，養家一般。

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

兩堂喝下主賓分，點鐵成金豈易論。父子不傳真妙訣，嘉聲千古振乾坤。

德山托鉢

鐘未響兮鼓未鳴，德山托鉢下堂去。雪嶠連忙喚得回，巖頭密啟深深意。不了目前機，寧論末後句。果然遷化恰三年，疑殺禪和萬萬千。

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解唱非關舌，能言不是聲。干戈才偃息，四海樂清平。

雪峯望州亭相見

鵝湖歸方丈，保福入僧堂。望州烏石嶺，何處覓曾郎。

玄沙見新到，才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

目前無閣梨，座上無老僧。因我得禮你，錯認定盤星。

玄沙三種病人

釣魚船上謝三郎，攪得江湖沸似湯。撿點衲僧三種病，不知自病入膏肓。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似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祖翁田地中心樹，拄地撐天價莫論。賣與買人誰是主，清陰留取覆兒孫。

靈雲見桃花

武陵源上東風裏，款乃歌聲逐流水。回首仙踪不可尋，桃花亂落如紅雨。

明招虎生七子

無尾菸菟氣食牛，是誰全放復全收。李將軍有嘉聲在，射著元來是石頭。

普化明頭來、明頭打

普化搖鈴鐸，曾郎輥木毬。虛空放紙鷂，線斷一時休。

興化打克賓

大覺堂前遭痛棒，衲衣卸下急翻身，分明有理難伸訴，法戰場中打克賓。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眾禮拜，起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歸眾，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龍驤虎驟，電激雷奔。一挨一拶，搖乾蕩坤。冰稜上度過九鞠，劍刃上拾得全身。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赴箇村齋回來，中路撞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子裏閃避得過。

閙處靜峭峭，靜處閙浩浩。古廟裏藏身，咄哉興化老。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四方八面絕遮攔，中間猶隔萬重山。好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夾山示眾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直下會來猶未是，才生分別轉譎訛。休將支遁池中鶴，喚作山陰道士鵞。

雲門須彌山

雲門禪在口皮邊，靈利師僧會轉難，突出須彌橫海上，從教日月自循環。

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徹富貴黃鐘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鍾。

瑞巖喚主人公

潦倒瑞巖無別法，尋常但道惺惺著。凡聖由來共一家，誰是主人誰是客。

雲門示眾云：世界恁麼廣闊，為什麼鐘聲披七條？

聲來耳畔何須較，耳到聲邊不用論。披起七條全體現，更於何處覓聞聞。

首山竹篦

首山舉起竹篦，衲子休分背觸。喚作一物不中，擬議橫屍露骨。

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華嶽連天秀，黃河徹底渾。

芭蕉拄杖

芭蕉拄杖子，分明為君舉。奪也未嘗奪，與亦何曾與。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羅山送同行矩長老

幾年湖海共參尋，惜別如何話此心？生鐵蒺藜當面擲，三千里外有知音。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百花深處鷓鴣啼，高下林巒錦繡圍。滿目春山與春水，笙歌叢裏醉扶歸。

汾陽十智同真

千溪萬壑歸滄海，八表三邊朝紫宸。欲識汾州真面目，重陽九日菊花新。

百丈野狐

用盡自己心，笑破它人口。多遇野干鳴，罕逢師子吼。

舉道者訪琅琊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禪流爭指註，杜撰數如麻。

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黃面瞿曇，錯下註脚。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法性本空，不墮諸數。虛空亦無，何名為我。百非四句盡掀翻，家家門首長安路。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一念普觀無量劫，饑來喫飯困來眠。堂堂大道無今古，佛法何曾不現前。

讚語

門人　至寶　等編

釋迦出山相

明星瞥見便抽身，鼻孔依前搭上唇。殃及兒孫無了日，直將北斗作南辰。

無量壽佛

願輪赫日繞須彌，垂手毋忘二六時。住世壽元無有量，度生悲智不思議。光明遍照恒沙國，福慧真成大導師。地獄天宮皆淨土，此心只許老胡知。

觀音大士

惟我大士，普現色身。而此福聚，示以童真。一月在天，影含眾水。清淨寶目，明照無二。三界火宅，均受熱惱。手甘露枝，永矢弗舍。我願眾生，得正三昧。剎剎圓通，塵塵自在。

手眼通身，福慧無量。修因證果，上合觀音古佛本妙圓通；拔苦與樂，下與法界眾生同一悲仰。無機不被，有願必從。如谷答響，如風行空。海岸乾坤自孤絕，善財何處覓靈蹤。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以悲智願行平等慈度一切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具一切功德，是真功德不可思議。不是文殊輕漏泄，圓通門戶許誰知。
突鬢如雲淡梳洗，無底籃盛赤梢鯉。東頭賣賤西頭貴，不愁世上無行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野塘水。
聞所聞盡，空所空滅。將錢買胡餅，放下却是鐵。縣崖峭壁，現自在身。月在水中撈得上，不將一法繫於人。大士方便力，微妙難思議。而於一毫端，示現文句身。法界諸有情，瞻禮仍讀誦。言詞相寂滅，現前獲圓通。我願未來世，修行不退轉。具足智方便，亦如光世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提接之悲，豈唯四爾。法身無相，不墮諸數。隨眾生心，現一切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月印千江，春行萬國。我觀大士，離分別見。離性亦無，日面月面。
平等垂慈道至公，六根互用總圓通；潮回浦面千波合，春透花枝萬卉同。悉使癡昏瞻慧日，普令熱惱濯清風；大悲空盡眾生界，依舊扶桑在海東。(為日東禪人贊)
四不思議二殊勝，兔角龜毛一串穿。誰識普門真境界，海天無際月孤圓。
跋跌草偃吉祥風，玉臉吹香展笑紅，一念普觀無量劫，狸奴白牯證圓通。
蓮葉舟輕苦海深，跋跌聽徹海潮音。魚龍鰕蟹都成佛，無限平人被陸沈。
娑婆教體在音聞，聞復音銷道自尊，未許文殊善甄別，十方一路涅盤門。
池沼樹林皆演法，山河國土共舒光。眼聲耳色常三昧，何啻心聞洞十方。

維摩居士

神通妙用不思議，大似空拳誑小兒，試問針鋒持棗葉，何如芥子納須彌？觀身實相寧多病？杜口無言只自欺，堪笑靈山三萬眾，望風碌碌樹降旗。
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咄哉老古錐，開口成話墮。不得文殊錯證明，至今臥病毗耶城。

布袋和尚

百億分身補處尊，囊中別是一乾坤。不知說法龍華會，畢竟如何建化門。

達磨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栖栖暗度江，討甚閒煩惱。三五回中毒，宿債難逃。八九年面壁，邪禪默照。裂髓分皮急轉身，不覺全身入荒草。
胸中崖岸千尋險，脚下波濤萬丈深。十萬西來緣底事，只應梁誌是知音。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尒一花開五葉，好兒終不使爺錢。

羅漢

修行未斷鼠毒法，應供毋忘信施恩。三界塵勞深似海，與誰攜手涅槃門。

天台智者大師

手把鐵如意，作大師子吼。一心本空寂，三諦亦非有。燈籠沿壁上天台，驚起法身藏北斗。

六世祖師漳南禪人請讚

證不滅受，達諸法空。當朝觸諱，有理難容。一葦渡江，九年面壁。前無釋迦，後無彌勒。分皮擘髓，大振玄風。千峯到嶽，萬派朝宗。
將心來安，心無可覓。三拜起來，依位而立。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雲開月現，日照天臨。積雪沒腰，利刀斷臂。仰止風規，覺我形穢。
將罪來懺，罪不可得。證自覺智，滅妄想惑。藹難備嘗，不動本際。命縣一絲，燈聯三世。毗盧心印，銘示後昆。黃河九曲，水出崑崙。
脇不著蓆，垂六十年。三詔弗起，雷動九天。道傳嬾衲，衣付小兒。月臨眾水，春透花枝。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最初一句，末後一著。

老難授道，去來奚難。捨身受身，濁港江邊。圓滿德相，具大總持。千鈞大法，七歲沙彌。钁頭邊事，不勞拈出。雙峯峨峨，青松鬱鬱。
佛性本空，豈有南北。一句當機，青天白日。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三更付法，醉後添杯。死款活供，來時無口。石上栽花，空中結紐。

栽松道者

破頭山裏栽松日，濁港江邊寄宿時。大法一絲縣九鼎，去來心事許誰知。

李習之參藥山

雲在青天水在瓶，方知見面勝聞名。回身失却來時路，直向深深海底行。

船子和尚

拋却蘭橈覆却舟，錦鱗一躍過滄洲。釣竿不用重栽竹，千古朱涇水倒流。

永明智覺禪師

以心為宗，如鏡照鏡。一塵不立，羣機普應。風吹波浪，日照光明。欲識玄旨，翳汝眼睛。心外無法，鏡中無象。我述讚詞，敲空作響。

伏虎逢禪師

朗瞻院裏村僧，大寂室中逆子，盜如來心骨、舍利、道地、白地、陁須彌，三佛對談，開眼寐語。至若携大扇，時時入城乞錢買肉；馴猛虎，帖帖無傷人之意；護禁戒，則神人嘗跪於前；惜檀施，不遺洗鉢盂水。是皆行業之不可測者。或外現而內秘，小根魔子豈容擬議？宜乎吳越國主特加禮敬，節度使為之大敞其居，敕名真際。是謂猪頭和尚、普覺大師，永永真風之不墜者也。

行化騎虎小象

普覺真身瘞五雲，化風藉藉古猶今。難教虎絕傷人意，只要人無害虎心。

開元和尚方崖禪師

大方無外，大圓無內。大坐匡床，橫揮玉麈。發大機於陽羨溪頭，顯大用於闔閭城裏。崖崩石裂，電激雷奔。手面縱橫，綽有餘裕。穿盡天下衲僧鼻孔，不動根本自然之智。澄江淨如練，愛謝玄暉念話，解識生緣; 綠陰生晝寂，笑韋應物留題，只作境會。掀翻寂照門庭，凌滅妙喜家世。百巧僧繇邈未真，九九元來八十二。

古鼎和尚定都管請贊

這尊慈，鐵奉化。四坐道場，眼空佛祖。背觸竹篦顛倒握，電掣雷訇; 縱橫栗棘渾侖吞，神憎鬼怖。據凌霄峰，作師子吼。一十一年，言滿天下，道滿天下，名滿天下。搖籃繩斷露全身，大地山河無寸土。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七

偈頌

門人　慧鏡　等編

寄大慈學古庭講主(時無量壽院四十行人，同聲華嚴古庭主席。)

稽首華嚴大法王。萬行因華嚴果德，破一微塵出大經。大慈法力難思議，諦觀法界諸有情。如來智慧悉圓滿，妄想執著成倒迷。如大經卷藏一塵，種種譬喻廣演說。方便善巧力開示，誓令小大咸悟入。同入毗盧華藏海，毗盧藏海無有邊。功德勝妙亦無量，體用全彰大方廣。實無名相而可得，八萬四千諸法門。由茲建立所分別，一法若有墮凡夫。萬法若無失真境，法王稱性熾然說。終始未嘗談一字，法身大士四十位。聞所聞盡曾不聞，方當聞說寂滅時。徹證華嚴真法界，乃知出息與入息。常轉如是大經卷，異口一音僉讀誦。一即是多多即一，徑山說偈徒贊歎。大慈法力讚莫及，善哉無量壽道場。金碧莊嚴勝無比，阿蘭若法菩提場。睹史夜摩靡差別，七處九會即如今。一念三世悉平等，前佛後佛等一佛。前身後身同一身，稽首法王世希有。如佛出世普饒益，願言世主千萬壽。金輪法輪永同轉，住行向地諸上人。世出世間同法會。

過海羅漢圖，因如海請題次韻

十八高人學無學，伎倆通身用不著。鉢盂安柄舀虛空，拄杖和雲挑華嶽。天生三毒牢不遷，往往對面森戈鋋。看讀豈識白繖蓋，默照參得黃楊禪。娑竭羅宮頻出入，大龍相招小龍揖。只貪龍頷得明珠，不知裙子褊衫濕。赤脚踏葦如徒杠，袖手浮杯穩勝航。波神鮫女設供具，差珍異寶爭妍粗。到此急須登彼岸，主人翁也勤勤喚。弄潮輸與弄潮人，豈容名字阿羅漢。了得心身本性空，隨波逐浪皆超宗。斫脛未遭黃宗運，誰識瞿曇那一通。白晝晴窓開玉軸，一笑東風生意足。天台鴈宕幾時歸，萬壑春雷吼飛瀑。

瞎牛歌贈韓公望(公望儒醫，中年目眚，自號瞎牛。)

隔垣見肝膽，自號為瞎牛。我歌瞎牛歌，萬象笑點頭。瞎牛兒，人莫識，曠大劫來無等匹。異類中行得自由，眼處聞聲耳觀色。瞎牛兒，世希有，金毛師子喚作狗。祖父田園任力畊，異苗靈藥時翻

茂。瞎牛兒，無煩惱，誰管青黃赤白皁。一犁新雨隴頭春，數聲長笛江村曉。瞎牛兒，真快活，脚頭脚尾乾坤闊。鼻孔撩天不著穿，生死無明俱透脫。瞎牛瞎牛聽我歌，六根互用無偏頗。眾生洞眛只分寸，大千剎海菴摩羅。

應菴和尚送密菴遺偈蔣山請和

潦倒蘄州子，無門為法門，憐兒不覺醜，遺墨尚留痕。披卷光零亂，搖乾復蕩坤，縣知揮洒日，硯沼雨翻盆。毒藥醍醐句，當機斷命根，密菴曾落賺，鍾皐莫欽遵。

次空室韻贈中竺傑侍者

爾家有祖薩室翁，天南地北趨玄風。豈但宗通說亦通，肆口說法諸法空。下視碌碌皆兒童，妙圓不涉空假中。二三四七將無同，聲動燄摩覩史宮。鴻鐘鏗鎛鼓鼗[鼓/隆]，冢嗣傑出千人叢。等觀萬物垂慈瞳，鄮峯靈塔慈雲籠。佛智燈連廣智公，天曆聖代親遭逢。如佛出世福慧充，中天調御天人雄。利生悲願無有終，慣用熱鐵并洋銅。玄沙釣魚在孤篷，石鞏生涯唯一弓。弄大旗鼓若總戎，懷哉嬾菴心為恍。愛爾入室朱顏紅，浩氣橫空猶蜷蝀。飽參華夏聲譽隆，扶桑歸計休忩忩。千鈞大法在爾躬，老我聞見如盲聾。

示七閩鼎禪者

叢林秋晚時，祖脈絲縣鼎。學佛要明心，參禪須見性。心空性即空，頭正尾亦正。拗折石鞏一張弓，拈出玄沙三種病。

示嚴州用禪者

但能善用其心，則獲勝妙功德。乃先聖之格言，貴當人之不惑。展開七尺單，竪起生鐵脊。脚下如臨萬仞坑，腕頭何翅千鈞力。前無釋迦，後無彌勒。昨夜桐江水逆流，釣臺浸爛嚴光石。

次中竺韻送元藏主兼柬楚石和尚

縱橫筆陣元和脚，寫出威音前一著。權實昭彰理事全，佛祖讓雄甘小却。平地驚翻千歲巖，煒煒煌煌尤赫赫。老子全施格外機，不比尋常黑豆法。藏主道韻熙春陽，況是年華方盛強。少室門風苦寥

落，要須努力揚餘光。黃檗何孤打臨濟，雲門底事師曾郎。叢玉軒中喜相見，十里平湖開鏡面。深愧疎慵日應酬，攪得身心一團線。先師未了舊公案，眼底憑誰為批判。寄語秦川楚石翁，老驥騰驤當血汗。

彌首座還嘉禾，兼柬南堂、天寧、三塔、興聖、資聖、顧玉山諸老。

黃梅雨歇江天凉，薰風南來白晝長。閒房古寺不肯住，却憶并州是故鄉。臨行袖紙索長偈，信筆莫嫌無好句。法弱魔強正此時，濟北頹綱合扶起。只今四海惟南堂，佛病祖病排膏肓。有若長庚配殘月，清光爛熳天一方。更愛南湖第一剎，瓦礫縱橫熾然說。璚樓玉殿現毫端，不費腕頭些子力。龍囷直下深無底，浩浩松源有源委。不比尋常藥汞銀，真成師子一滴乳。虹渚風煙接爽溪，伯吹壎兮仲吹篪。放開佛手展驢脚，縱橫妙用皆全提。一笑三生淨名老，聞道全身入荒草。勘破諸方老古錐，奪市攙行非小小。醉李亭前好歸去，一一相逢煩道意。千里同風不用論，也知首座多長處。

盈藏主歸淮南

日月盈昃，辰宿列張。江河流注，山巖崢嶸。頭頭普示，物物全彰。子也親曾入吾室，有口只堪高挂壁。本無一法可流傳，拈花微笑成狼藉。一氣轉一大藏教，萬象森羅俱絕倒。直得長淮水逆流，凌霄峰頭日杲杲。袖紙殷勤索贈言，大似撥火求淵泉。丈夫胸中有天地，止啼黃葉非金錢。

次西齋韻贈定藏主

如來四十九年說，偏圓半滿無空闕。始終一字不曾談，無端重把牢關泄。道人秉志事參方，勇猛精進光明幢。信手揭翻華藏海，樹頭驚起魚雙雙。直得虛空失笑，萬象拱立。又誰管你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君不見，老趙州，眼無筋，大王來，不起身。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却道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

次韻贈福藏主

無上兩足尊，福足慧亦足。法門廣闢度羣生，六六依然三十六。大藏教兮一絡索，子細看來特地錯。嘉州大象驀翻身，陜府鐵牛擲折

角。子是龍河英俊流，何勞向外空馳求。五千餘卷瘡疣紙，十聖三賢茅溷籌。無本據，有來由。禾山只解打鼓，雪峯一味輥毬。休休，春光似酒，春雨如油。隨緣放曠，任運優游。盡說洛陽花似錦，不知春在柳梢頭。

次西齋韻贈真藏主

道人學道如香象，截流渡河真勇猛。馬駒踏殺天下人，一喝耳聾惟百丈。古今不隕一絲毫，力行古道毋辭勞。一氣轉一大藏教，銷得黃金北斗高。誰言祖諱休輕觸，五逆兒孫無面目。如何是佛麻三斤，直下分三要成六。

示福建常禪人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豈常人之所能荷擔？大小祖師問著，但道不識不會。航海梯山，千里萬里，東討西尋，不是不是。著衣喫飯時，屙屎送尿處，如形影之相隨，求人不若求己。君不見，玄沙備，不出嶺來多意氣，踢破娘生脚指頭，百世光明照寰宇。

次韻贈秀北宗藏主

面南看北斗，火裏蘆花秀。一句三玄濟北宗，拈來塞斷衲僧口。大藏與小藏，雙収復雙放。大洋海底衮沒馬之紅塵，須彌峯頭鼓滔天之白浪。潦倒徑山，慚無伎倆。謾贈短詩，敲空作響。羅龍打鳳羨龍河，龜毛結網三千丈。

示寶陀春藏主(泗州大聖受業)

寶陀巖上觀音，泗州城裏大聖。神通妙用縱橫，總是冬行春令。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知之者謂之喜捨慈悲，不知者喚作尋常孟八。道人諮參徧寰宇，抉珠直入滄溟底。眼頭蒼翠既分明，脚下淺深還自委。

示脩藏主

祖師巴鼻，莫辨金沙。空中結紐，石上栽花。一大藏教對一說，拄地撐天繫驢橛。掣斷金鎖天麒麟，等閒挨落天邊月。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千差萬別。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格首座歸日本次韻

是不是，非不非，肩橫七尺烏藤枝。從來首座有長處，脚未跨門吾已知。不用說心說性，何須象席打令。問訊燒香喫茶，分明如鏡照鏡。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休論夢昇兜率，劒挂眉間。飜身靠倒扶桑國，南海波斯念八還。

恩禪人參方

恩禪欲參方，袖卷索長偈，更不涉思惟，分明為君舉。閩越山萬重，江淮水千里，縱橫拄杖頭，總是自家底。有佛處不得住，何妨小小盤桓？無佛處急走過，正好遲遲遊戲。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可行即行，可止即止，草鞋踏破早歸來，莫待秋風撼庭樹。

示淨心禪人

心淨則佛土淨，剎剎塵塵大圓鏡。心空則諸法空，昨夜南山虎咬大蟲。參禪只要明心地，立雪神光曾斷臂。覓心不得即安心，達磨大師無本據。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心空及第好還家，萬里北風吹鬻發。

次韻示東林守禪人

學道譬彼用兵，善戰不如善守。但知能言匪舌，便解行拳非手。何煩拋却東林，遠參西麓病叟。汝既單刀直入，我即烏藤便摟。棒頭拾得全身，未許開張大口。

成禪人參淨覺

學道本成見，萬法唯心識。頭頭見釋迦，處處逢彌勒。實學真參大丈夫，釋迦彌勒是他奴。鼻孔吸乾四大海，眼睫倒挂須彌盧。任性優游天界，隨緣放曠皇都。誌公豈是閒和尚，達磨道地老臊胡。一箇現十二面觀音，問渠那個是正面。一箇道廓然無聖，第一義諦爭得無。要須超越，莫受塗糊。淨覺國師機用別，紫羅帳裏撒珍珠。

示傳無用

用無用，為無為，作無作，活袞袞，明落落，剛然索我無用之空言，畫蛇未免重添足。無用老，知不知？用而無用為無為，大洋海底紅塵飛; 用而無用作無作，空裏磨盤生八角; 用而無用無亦無，蟭螟吞却須彌盧。便恁麼去，未敢相許，別有商量，賣弄口觜。無用老，怎麼好？不若從他要用便用，生鐵團上休尋縫; 要為便為，饑來喫飯寒著衣; 要作便作，春至花開秋葉落。須知執法修行，正是無繩自縛。君不見祖師道: 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桑條上著箭，柳樹上出汁，妙用恒沙有何極？又不見傅大士曾有言: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後夜雙溪弄明月，看取橋流水不流？

新首座歸荊溪山居次印心韻

大乘根器生神州，冰枯雪老知幾秋。碧明胡僧眼未識，迢迢謾作真丹遊。一言易出難翻款，九年面壁嵩山畔。殃及齊腰立雪人，覓心不得忙如鑽。道流問道來江東，龍河萬衲如雲從。眉間劍氣拂牛斗，相逢政好論宗風。五葉一花開朵朵，達磨不曾傳慧可。不見當年老藥山，一物不為唯宴坐。道流好歸松石室，自在經行及坐臥。有問西來事若何，樓至拳頭如鉢大。

雪巖和尚牧牛歌慶禪人請和

雪巖牧牛機不密，溪東溪西露聲跡。引得無知瞎屢生，終日茫茫去尋覓。何如長慶一牧三十年，調伏功深有來歷。或全放，或全收，縱橫自在無拘留。閒鞭索，舊犁杷，嗄地一聲俱颺下。從教日炙與風吹，饑來喫飯寒著衣。脚頭脚尾乾坤闊，鼻孔撩天雙眼活。三叉路口夕陽紅，酒旗獵獵搖晴空。短笛橫吹西復東，落花飛絮春濛濛。

次韻送等藏主

生佛本平等，參方須見性。眾生無相身，諸佛無見頂。光明徧剎塵，晃晃相輝映。是藏不是藏，非心亦非境。少減與多添，曾不墮虧剩。蛩吟秋夜長，鳥啼春晝永。明明絕覆藏，歷歷亡偏正。物我了真空，順逆委天命。法海浩無邊，行行恣游泳。堪嗟演若多，迷頭徒認影。

震藏主歸吳兼柬萬壽行中法兄次全室韻

七穿八穴毗盧藏，不住十玄并六相，五千餘卷錯流傳，說性說心皆影響。拈花微笑本無旨，冷暖自知魚飲水，二三四七謾相承，上大人兮丘乙己。我昔叨居慧日峯，當場蹴踏多象龍，子方年少擅英俊，力探此道嘗游從。老我衰殘非舊日，喜子龍河扣全室，全室當今大法王，為人只個龜毛拂。頂門有眼分邪正，塞却耳根休聽瑩，凌滅宗風五逆兒，佛祖天魔隨號令。北山與我同心曲，白紙不勞馳片幅，為言早晚定南還，相看糞火煨黃獨。

友禪人請藏經歸日本次韻

善財南詢見初友，拈得鼻孔失却口，彈指豁開樓閣門，震徧震兮吼徧吼。益堂遠自扶桑來，鯨濤直度無縈迴，順風五日到中國，喜見海山萬朵青。崔嵬搆得藏典五千四十有八卷，豈憚山長并水遠？明朝別我又東還，好把船頭輕撥轉。須知大法本無傳，樹林水鳥常敷宣，石城山前重回首，佛日照曜東南天。

虛室贈滿藏主次韻

幻有不異真空，虛妄不離真實。有室胡為揭虛空？此室無面無背，與虛空而同大。苟離實而即虛，六戶皆成有礙。室之寬，無邊剎海俱包含；　室之窄，纖毫長物難藏著。寬窄虛實，當頭坐斷，不用論量；　十世古今，一念現前，了無縣隔。此室非空亦非有，要在當人善持守。等閒和底盡掀翻，噴嘘也成師子吼。

元禪人歸日東

大唐國裏無佛法，胸次莫留元字脚。行脚參方合自知，差病不假驢駝藥。達磨老臊胡，西來成大錯。人人鼻孔撩天，箇箇眼生三角。直指人心心本空，見性成佛佛乃覺。春至自華開，秋來還葉落。踏破草鞋歸去來，萬里海天飛一鶚。

示山居持首座

堅持密行，默照深禪。執之失度，放之自然。端可以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域中日月。說甚麼眉間挂劍，血濺梵天。君不見大梅一見馬師後，拈得鼻孔失却口。直入千峯與萬峯，誰肯將身藏北斗。又不見潦倒龍山住菴日，入海泥牛絕消息。不知塵世是何年，但見

日頭東畔出。菴居識得菴中主，狸奴倒上菩提樹。不妨百鳥獻花來，從教菜葉隨流去。

洞庭謠送嘉則堂住水月

東洞庭，西洞庭，下瞰太湖三萬六千頃白波之浩渺，上矗奇峯七十一二朵秀色之空青。金剎星羅焯雲漢，林屋路窅通滄溟。盧公石屏凜生面，尚想叱咤生風霆。更憐慈受樂幽隱，樹林水鳥共演妙法談真乘。耀古輝今誇二老，俯仰有誰同此道。水月光中得異才，善舞不妨場地小。清淨之身廣長舌，坐斷湖山熾然說。水天無際月孤圓，一切水月一月攝。楊岐乍住空四壁，辛苦栽田博飯喫。風穴單丁儼千眾，百世高風動寥泬。復先德之真規，埽末流之塵跡。插一莖草現璚樓玉殿，未稱全提；布縵天網打衝浪錦鱗，不勞餘力。流芳天瑞挺孫枝，臨濟未是白拈賊。

古鏡贈明禪人

混沌未分，世界未立。一片靈光，湛而常寂。靜鑑萬象，洞照十虛。交徹融攝，無欠無餘。胡來漢來，日面月面。見見之時，見非是見。爾稱古鏡，當究厥旨。耀古騰今，輝天鑑地。

湛源贈定禪人

真源湛寂，撓之則昏，靜以照之，鏡而不痕。儵然情波，忽焉識浪，流轉三界，千態萬狀。咨爾定力，五濁俱捐，塵塵清淨，剎剎澄圓。(已上皆長短句。)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八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偈頌

門人　護位　等編

讀華嚴

華嚴法界浩無邊，玉轉珠回滿目前。究竟直須超性海，精通猶是浣心田。不離當處該三德，曲說多方顯十玄。慚愧舍那尊特父，誑兒偏解奮空拳。

讀法華

六萬餘言最上乘，寒窻相對篆煙騰。無邊譬喻刀頭蜜，大事因緣火裏冰。彈指不妨開寶塔，焚身誰解繼真燈。循行數墨三千部，一句全超憶慧能。

讀楞嚴

諦觀佛頂首楞嚴，金口流珠顆顆圓，大定不離修萬行，密因先合斷三緣。毫端現剎難思議，眼處觀聲絕正偏，赤手果能探教海，得魚須信貴忘筌。

讀楞伽

大品楞伽奧旨深，止啼黃葉勝真金。了知我相元無我，直達心宗豈有心。兔角龜毛難比況，情波識浪任浮沈。百非四句俱拈却，蠓蟣蚍蜉解賞音。

讀圓覺

大圓覺海廣尤深，誰信真源近可尋。三觀澄明標匪月，六塵清淨鑛元金。却憐調御多饒舌，未許曼殊獨賞音。披卷只圖遮老眼，剋期修證本無心。

血書華嚴經

五十三人血戰來，百城煙水盡成虧。毗盧樓閣紅雲湧，帝網山河赤幟開。十指頭邊師子吼，一針鋒上象王回。有無功力難思識，直得腥風徧九垓。

墨書法華

松陵信士王元吉，夫婦同持妙法華。笑倒虛空多寶塔，驚翻露地白牛車。世緣未了曾何礙，寶所親登定不差。朵朵青蓮毫末現，腕頭餘力更堪誇。

綉字金剛般若經

般若靈文宿有緣，等閒綉出喜功圓。銀鉤鐵畫分行布，玉線金針顯妙玄。兔子懷胎皆剩法，蚌含明月匪真詮。金剛正體堂堂露，錦上添花五色鮮。

秦因二上人同書華嚴

毫端幻出大華嚴，名句形身勝妙兼。寶網雲臺同演說，塵毛法界盡包含。眾生共入毗盧藏，梵苑雙敷優鉢曇。披卷了無文字相，善財空走百城南。

藏主職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南屏嬾把布毛吹，山青雲白光明藏，鵲噪鴉鳴小艷詩。十里平湖秋澹澹，三吳歸路黍離離，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僧院判奉旨降香育王寶陀北歸次雪窻和尚韻以贈

西河師子僧思吉，遠降天香跨海回，設利寶光開五色，洛伽大士舞三臺。孤峯頂上逢彌勒，百草頭邊識善財，聖主無為千萬壽，南方佛法未全灰。

答訓書記兼柬師林立卓峯

撒土猶能更撒沙，難兄難弟喜通家。咬人師子全牙爪，逐塊韓盧曳尾巴。月下守株空待兔，棒頭打草要驚蛇。頹綱力振看能事，種豆

何妨得稻麻。

寶藏主還吳江

法王大寶秘形山，覿面當機要見難，紙襖鈔來渾是錯，柴爿颺下太無端。神駒墮地萬里志，彩鳳衝霄五色翰，少室宗綱方解紐，未容高臥曲江干。

無言

始終一字不曾談，開口分明落二三。少室九年成滲漏，毗耶一默露廉纖。禪詮諜諜瘡疣紙，教網重重骼臭衫。截斷溪聲廣長舌，春風飛燕自喃喃。

次韻答夢堂法兄

兵戈南北競喧爭，兄弟分違似隔生。瀛海丹山君宴坐，劫灰雙徑我徒行。只添束篾腰間重，依舊眉毛眼上橫。賴有祖翁家活在，不妨日午打三更。

示道同淨人

大道何曾有異同，纔生分別便乖宗。堂堂獨露聲塵外，歷歷常居動用中。明鏡非臺光自照，菩提無樹體元空。迢迢龍翔人歸遠，千古誰能振祖風。

答普濟元恕法兄

機鋒抹過睦州蹤，幢蓋行看上五峯，花偈寄來春尚早，蘿窓披翫雪初融。樓臺突兀吳江上，瓦礫從衡徑塢中，裁謝莫嫌成嬾慢，弟兄千里本同風。

妙藏主參方

純圓獨妙子深諳，杖屨何須事別參。良遂無端見麻谷，德山落賺到龍潭。衝雲突日遼天骼，亳駕空羣汗血驂。袖裏摩尼發光怪，照開煙水百城南。

無竭

一滴流來自劫空，涓涓不絕遠朝宗。延洪孰究根源力，消長全超造化功。沃日滔天殊未泯，分枝列派有何窮。叢林萬古均沾溉，共喜曹溪正脈通。

次韻送日東俊侍者入閩

三喚三呼若震驚，屎腸抖擻為君傾，國師機用親仍切，侍者威儀老更成。椰栗枝頭懸震旦，蟭螟眼裏泛蓬瀛，天風亭上聽秋雨，滿耳須知不是聲。

答蘇昌齡編脩病中索茶

東土西乾老淨名，經秋不見渴塵生。每懷取飯香積國，未暇問疾毗耶城。劇談直欲離言說，安眠豈有閒心情。趙州道個喫茶去，瞎却幾多人眼睛。

次韻奉答張蛻軒承旨求作師祖善權和尚塔銘

閣老文章有耿光，任將四大作禪床。筆頭慣點金剛眼，手面宏開大寂場。鯨海重勞詩遠寄，龍淵深喜道相忘。亭亭祖塔西岡上，有待摛辭下帝鄉。

次南堂了菴和尚韻

拂袖中吳第一峯，南堂岌岌凜高風，坐令鷲嶺真規復，不翅松源正脈通。長庚爛爛橫霄漢，野鶴翩翩絕檻籠，快活有時無著處，風顛寒拾恰相同。

次韻示堅禪人

芭蕉身相本非堅，生死根深苦繞纏，直下一刀成兩段，何須問道與參禪。砂鍋頓頓薤羹飯，石鼎時時栢子煙，三際十方俱坐斷，不知誰後復誰先。

答天章復初法弟

嘍羅智者講天台，潦到盧公辯鏡臺。法法無差波即水，新新不住火成灰。力將正說排邪說，驗盡南來與北來。佛日孫枝饒挺秀，鐵華還向樹頭開。

師祖善權元翁和尚忌辰撫景感懷七首

今朝五月廿四日，老倒禪翁恰化生，佛祖位中無住著，人天路上謾從衡。亭亭峨石機猶峻，岌岌龍巖話大行，欲識善權端的旨，日輪卓午打三更。

薰風庭院日偏長，徧界明明不覆藏，今雨稚松爭拔地，故園新竹已過墻。固知鼯鼠非他物，忽聽鳴蟬報夕陽，六十六年來又去，了無生滅可論量。

病魔垂老任交攻，高臥匡牀丈室中。四大色身元是妄，多生業障本來空。華池寶所阿鼻獄，火聚刀山兜率宮。天上人間恣游戲，開軒徒自挹玄風。

櫻桃盧橘遶簷栽，小小方池手自開，曇諦不忘書鎮約，黃梅重駕願輪來。多身有待分塵剎，全體那辭育聖胎？薄福住山頭已白，深恩何以答涓埃？

棟宇渠渠更故新，寸長尺短妙經綸。竹頭木屑知功力，露柱燈籠識苦辛。香積引泉來百丈，層樓送目過由旬。却怜坐臥經行處，物物全彰淨法身。

為愛團欒十畝園，紅芳消後綠陰連，杖藜日涉真成趣，野菜時挑不費錢。臨濟栽松親钁地，仰山種粟自燒田，祖翁活計誰相委？獨立南榮為惘然。

舐犢之情似海深，誰知黃檗老婆心？醍醐酥酪皆同味，釵釧缾盤等一金。彈指全超法報化，翻身坐斷去來今，高堂素壁薰風裏，遺像重瞻思不禁。

送相長老潛長老住宣州妙相法相次韻

宛陵奚翁之故鄉，朝來喜送諸孫行。珍重難兄與難弟，願言為法不為名。雲山千里遙在目，祖脈一縷尤關情。日炙風吹木瓜樹，描不成兮畫不成。

次韻答寄昭明才無學藏主

錦峯山下千年寺，橫翠堂中一老身。晝夜心源常湛寂，冰霜戒檢獨清新。彌陀見在忘形友，慈氏當來入幕賓。願與趙州同甲子，裹茶

聊寄雨前春。

彝藏主職滿還承天次剛中禪師韻

一氣轉，一大藏教，回頭故國是夫差。驚群喜見英靈漢，圓相休呈老作家。手面生機禽虎兕，頂門正眼辨龍虵。叢林秋晚看昂栿，遍界開敷五葉華。

次韻寄開化一元禪師

厭看功臣樹色蒼，故山端的勝殊方。桑麻原隰連香徑，金碧樓臺峙寶坊。淪雪小齋雲半榻，貫花新偈日千行。春深四大輕安否，佛祖權衡賴抑揚。

退歸海雲受業謝祥止菴過訪次韻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徒行道任諸方。百年寄幻依雲麓，午夜傳衣憶碓坊。笋蕨時挑殊有味，杉松手植已成行。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都盧為舉揚。

次韻答靈隱介菴

應世隨緣沒奈何，秋來說法喜無魔。須彌椎打虛空鼓，般若舟橫苦海波。石子岡頭潮信早，梅花洲上月明多。江流不盡深深意，獨許吳音唱楚歌。

早出餘杭感懷

佛祖宏規有準繩，侯門無事愧頻登。蒼茫五髻三更月，迢遞千巖萬壑冰。心跡任教同槁木，姓名何必上傳燈。覺天不夜空無際，寂寂行看慧日昇。

次韻答愚仲法兄

寶華白晝雨空山，滿紙伽陀辱遠班。頓覺五峯嘉氣集，坐令千載古風還。縱橫妙灑鐵鉤鎖，精瑩雄辭玉佩環。焚香打鼓普請看，津津喜色動衰顏。

寄天寧白菴

聞道南湖第一山，交參龍象雜官班，東頭賣貴西頭賤，空手來時赤手還。頂[寧*頁]一機猶掣電，語言三昧若連環，鐵船下海休輕舉，老叔談禪亦強顏。

答東皋伯遠法師二首

東皋尊者隱郊墟，小小屠蘇睹史居。切栢代香朝演法，卷簾進月夜紬書。村園界熟秋霜後，花徑苔生宿雨餘。心境兩忘諸幻滅，更於何處覓真如。

楓宸　召對足光榮，峻辯宏機悅眾情。一妙九旬談不盡，千差萬別證無生。中吳大士推三傑，　上國高僧第一名。道重。

金輪聖天子，毗盧頂上等閒行。

次韻寄行中法兄

幢蓋東游駐北山，青鞋同踏蘚痕班。十年不見風塵隔，幾度空懷信息還。猛虎口中撐玉箸，狻猊頷下解金環。剎竿倒却誰扶起，爭羨拈花獨破顏。

次韻寄德嵓講師

老倒龍潭接德山，紙燈滅處管窺斑，爭如東塔生機妙，力挽西乾正脈還。爛爛雜花真富貴，澄澄性海自旋環，丹崖碧嶂秋光裏，一笑何當展瘦顏。

復次韻答愚仲法兄

碌碌虛聲冒五山，驅馳贏得髮毛斑。宗綱委地慚無補，節序奔流去不還。浮世百年蛇戀窟，勞生三界蟻循環。聖凡平等難調制，顧我疎才覺厚顏。

答前開元方崖法兄二首

宗教人才繫重輕，弟兄垂老益關情。徒勞剎說仍塵說，盡把風聲作雨聲。勇退曾聞法雲本，高閒誰似覺天清。尚期末路參玄士，悉使歸家罷問程。

秋晚叢林委地空，菴居小小不雷同，單提獨弄三江上，萬別千差一照中。船子清風來夾嶠，馬師異類得龐公，遙知緇白交參處，入夜高燒蠟炬紅。

悼楚石和尚三首

潦倒奚翁的骨孫，高年說法屢承恩。麻鞋直上黃金殿，鐵錫時敲白下門。煩惱海中垂雨露，虛空背上立乾坤。秋風唱徹無生曲，白牯狸奴亦斷魂。聖主從容問鬼神，當機一默重千鈞。茶毗直下金門詔，火聚全彰淨法身。平地驚翻三世佛，等閒瞎却一城人。大悲願力知多少，枯木花開別是春。

匡床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剎竿倒却要人扶。

次韻賀象元禪師遷徑塢

萬仞龍門奏凱歸，山頭魚躍井塵飛，生機透脫空諸有，妙用縱橫顯眾微。四海叢林師望重，三台人物曉星稀，祖翁塔所能延老，擬辦遮寒布衲衣。

用韻寄天界全室禪師

詔領宗壇萬衲歸，龍河花雨日紛飛。朝回曙色開黃道，定起靈光繞紫微。貝闕珠宮天上有，法王禪將眼中稀。何當一扣毗耶室，笑攬金紅屈眴衣。

答謝前虎丘行中法兄過訪

忽報雲巖老漢歸，秋風瀆水片颿飛。衝霄鐵鳳離金網，戴角於菟出翠微。勇退急流今古少，相看白髮弟兄稀。願同寶掌千年壽，五髻峯頭一振衣。

次韻答天之西堂

天寧活計了無錐，直指宗風力主維。少減多添能恰好，橫該豎抹總相宜。神機掣電全生殺，妙語流珠燦陸離。九里湖邊弘法施，任教諸子廣傳持。

慧侍者歸吳門

侍者參得禪了也，戴角於菟插翅飛。笑倒生公點頭石，合傳隆祖袒肩衣。論功何啻超乾慧，唱道還看顯大機。莫把閒情憐老叔，長江好泛鐵船歸。

次韻答寄佑啟宗二首

麗藻天垂五色雲，龍河倦客思紛紛。永嘉一宿曹溪室，智者兼修止觀門。今古閒生人物異，教禪同仰法王尊。放開佛手伸驢脚，任使諸方謾度論。
風標濟濟出羣才，目眙雲霄臥草萊。未許知心排闥起，肯因傳語下山來。陰凉大樹元無種，般若靈苗宿有荄。爭頌楚材須晉用，只應僧佑眾中魁。

次韻悼逆川和尚

潦倒川翁莫與京，去來何用問前程。踏飜大地無行跡，撲落虛空絕謂情。任爾鐵牛生犢子，從他海燕作雷聲。臨終說偈辭。
明主，不比尋常蚓竅鳴。

次韻懷幻隱首座率眾鳳陽法會

說法濠梁據上班，聲傳萬國盡歡顏。四花繚繞人天座，百寶光嚴虎豹關。赫赫神符懸肘後，煌煌慧劒挂眉閒。三千龍象隨高步，歲晚江空願早還。

示白禪人

白業精修苦行堅，未明心地更加鞭。三乘教外元無法，七尺單前豈有禪。莫學少林空面壁，從教南嶽自磨磚。鐵牛掣斷黃金索，鼻孔撩天不著穿。

龍潭舟中寄天界全室禪師

詔許還山得便風，吳船如屋大江東。聖皇有道逾仁廟，野衲非才愧璉公。袞袞波濤皆睿澤，寥寥天地一冥鴻。三年旅食曾無補，回首龍河思莫窮。

法城禪人化緣修磧砂經坊

城禪切忌墮疑城，施受論功只礙膺。大法本來無一字，釋尊方便說三乘。輝天鑑地光明藏，塞壑填溝爛葛藤。隨順世緣平等化，道人行處火燒冰。

示吳無妄居士

麩金嶺下搆菟裘，火種刀耕已白頭。摩詰有妻稱法喜，釋尊生子謂羅睺。一真境界無虛妄，三大僧祇孰進修。識得本原心即佛，火中踢出百華毬。

次韻示萬壽因藏主

本來平等沒疏親，學道應須達正因。只為眾生迷寶藏，直教大覺棄金輪。北山密付刀頭蜜，西麓全提眼裏塵。石火電光猶是鈍，當機無我亦無人。

悼開元方崖法兄

丁巳十月十六日，開元老漢入泥洹，信脚踏飜浮佛閣，全身抹過聽秋軒。眾人索偈聊書偈，至道離言豈有言？七十一年無罣礙，話行東土與西乾。

老禪遷化荊溪寺，物物全彰淨法身。蛻角泥牛耕碧落，懷胎玉兔衮紅塵。雙趺示相機雖妙，一曲無生調轉新。大寂定門來又去，曇花重現少林春。

次韻示明禪人

護龍河上寺，濟濟眾如林。擬欲求玄旨，應須達本心。能傳南嶽讓，素得徑山欽。日用宜高潔，雲生性地陰。

次韻示聞維那

教體音聞外，真空是道場。龍河機用別，鷲嶺話頭長。門掩三春雨，身全五分香。罰錢仍出院，切忌錯商量。

贈敏侍者兼簡度白雲

機用誇神敏，叢林譽蚤騰。永嘉怜一宿，雪嶠愧三登。共羨非凡種，深期續祖鐙。國師同在客，喚爾急須膺。

達禪人參方

雲山佳衲子，宜達境唯心，自說遊京國，親曾訪道林。話頭明歷歷，脚債尚駸駸，勿惜勤參禮，玄門似海深。

示守正禪人

參禪能守正，邪念任紛飛，試究紛飛處，終歸湛寂時。樅然諸境界，不隔一毫釐，言外知端的，虛空展笑眉。

善住禪者參方

白雲堆裏住，知識久咨參，既善探玄旨，何妨出翠嵐？諸方無別法，此語貴深諳，客路驚秋早，頭頭為指南。

山樓秋夜三首

月色白如晝，松陰多似雲。窓虛山欲墮，燈灺夜初分。河影中天見，泉聲隔樹聞。小樓成獨坐，此景與誰論。
衰草緣幽徑，疎林出短墻，風回驚宿鳥，露下泣寒蟲。歷歷無差互，頭頭自顯揚，跏趺坐來久，重爇瓦爐香。
秋半山樓好，匡床夜不眠。感時思佛果，撫景憶南泉。月下機何峻，更深語最玄。寥寥千古意，危坐獨超然。

寄德巖行講師

七帝論心鎮國師，雨窻孤坐想風姿。化龍叶夢孫枝在，濯濯優曇見一枝。

寄洞庭羅漢琛頑石書記(時居祖憂)

秋風木葉洞庭波，愁殺山中諾詎那？恩愛盡時煩惱盡，好攜鉼錫出煙蘿。

次韻危太樸翰林錢塘留別

護龍河上翻經日，西子湖頭立馬時。話盡山雲并海月，此情只許白鷗知。

寄普慈東堂蘭石和尚

蒼雪樓頭八十翁，空華幻境盡銷鎔。風微晝永南山麓，拄杖穿林看篫龍。

招衍懺首掌記

二月東吳浩蕩春，青天時雨講花新。縵縵教網周沙界，透脫須還是錦鱗。
罪性元空懺亦非，一心三觀涉離微。太虛為紙須彌筆，倒用橫拈最上機。

念禪人禮補陀

一念普觀無量劫，塵毛剎海總圓通。白花巖畔金剛石，昨夜藏身北斗中。

登五雲山望江亭

高亭注目正清秋，野曠天空事事幽。白鳥青山雲淡淡，滄江斜日水悠悠。

示壽知客

開先寺裏迎賓日，禪月堂前索偈時。客路如天春似海，子規啼斷落花枝。

勝禪人歸宣州

名字既同黃檗勝，參禪須會趙州無。昨夜宣城木瓜樹，開花結箇苦胡蘆。

解制二首次大覺象元韻

凌霄一夏九十日，無佛無我無眾生，昨夜秋風動林樾，任教白髮長新莖。
九旬共喜無諸難，功行誰能驗蠟人。彼此住山成老大，又看桑海一番新。

血書法華經報母

筆底紅蓮朵朵開，是名真法供如來。指端瀝盡娘生血，全體何曾出母胎。

福建琦禪人禮峨眉普賢大士

閩蜀同風莫外求，峨眉山月半輪秋。玄沙不出飛鳶嶺，築破娘生脚指頭。

用宋景濂學士韻送妥侍者回育王開本師塔銘

點開鄮嶺金剛眼，照破昏衢萬八千。無相光中老居士，話行東土與西天。
乞得金華學士禪，絕勝荷毳獲純縣，鐵鍬不用尋靈骨，密意分明在汝邊。

贈鑷生

千僧遍剃娘生髮，一念全超罔極恩。老我畏寒偏護頂，謾勞彈鑷到雲根。

寄前瑞巖恕中和尚

惺惺石上主人翁，一室高居太白峯。靖退只今非小節，知心未許石門聰。
千里同風各莫年，任教滄海變桑田。獨憐熊耳峰頭月，昨夜蝦蟆蝕半邊。
徒誇錦瑟與瑤琴，妙指方能發妙音。却憶鰲山深雪夜，弟兄傾盡歲寒心。

示日本春禪人三首

少林春色徧遐荒，不隔扶桑與大唐。三拜起來依位立，無端好肉自剜瘡。
扶桑人種陝西田，打著南邊動北邊。踏徧支那知落處，阿難依舊世尊前。
參禪只要了心地，欲覓了時無了時。未跨船舷三十棓，老僧失却一莖眉。

建長明南浦四會錄

蟭螟眼裏五須彌，靠倒虛堂老古錐，四會搏桑熾然說，曾無一字挂脣皮。

謝嚴子魯左丞惠貢餘新茶

槍旗不展策全勛，占斷江南第一春。除却金輪聖天子，舌頭具眼是何人。

寄王畊雲照磨

春山老圃帶雲畊，芝草琅玕滿地生。讀罷楞伽日亭午，海棠花下聽啼鶯。

示郁止齋居士

學道應須達正因，道原曾不離諸塵。當知一切眾生界，即是如來淨法身。

祖禪人歸五祖

風流公子正法眼，紅粉佳人最上機，拈却東山左邊底，祖天日月倍光輝。

義禪人歸京口次嶼雲心西堂韻

直將直義報禪流，法法毋勞向外求。月滿淮南江水白，角聲吹徹甕城秋。

洪武戊申，浙右三宗諸山奉　旨會于天界寺，十僧相繼坐化。吳江佑上人集遺偈成卷請題。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盤門。苦海孤舟客，徒勞刻劍痕。

題一雨師悼頌卷(自號真實尊者)

稽首一雨師，日用惟真實。拔旱自焚身，精進波羅蜜。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九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十

自題

門人　道彝　等編

芷都寺請

沅有芷，澧有蘭，花根本艷，虎體元斑。楊岐輔慈明匡徒，只說此法；鼓山佐雪峯闡化，話無兩般。覺斯今，行斯道，若丹青之寫象，猶匠石之斲墁。坐斷西湖南宕，力回倒海狂瀾。金圈栗棘橫該抹，千古叢林作話端。

淨慈行堂請

眼生三角，頭峭五嶽。心性急如弦，胸中無點惡。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南山白額奮全威，天魔膽落。截斷妙喜葛藤，埽蕩永明糟粕。却憶老盧公，辛勤在龍朔。碓觜花開劫外春，千古高風動寥廓。

延慶略長老請

韜略全無，威權何有？皮膚脫落，盡留得一張口。四會說法住山，一味縣羊賣狗。父子雖親妙不傳，喝下須彌顛倒走。

定慧寶長老請

滿肚貪瞋癡，通身戒定慧。日用任縱橫，非如亦非異。拈來妙喜竹篦，敲出臨濟骨髓。南山鱉鼻噴腥風，龍王宮殿波濤起。

中竺悟長老請

老屋數椽春寂寂，長松萬本晝陰陰。空山盡目無餘事，時聽黃鸝送好音。

題跋

趙魏公書楞嚴長偈

梵語首楞嚴，此翻一切事究竟堅固。良由慶喜未全道力求佛方便，故世尊示之以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乃至多方決擇真妄，發明陰入七大皆如來藏，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真，銷億劫顛倒妄想，獲究竟堅固法身。於是說偈讚佛，發願度生虛空，可亡心無動轉，實為微妙章句。
松雪居士趙魏公大書特書，以傳不朽。書法之妙，大海為口，須彌為舌，贊莫能及。
而公出處光大，名滿天下，碩德盛業，不可思議，得非楞嚴會上菩提薩埵乘大願輪一來人間遊戲者歟？
公非獨書是偈，至若金剛、般若、圓覺諸大乘經，皆勵精書寫，鋟梓流布。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浮俗闡提，觀此亦當自化。

陸遜齋書華嚴經

無上法王初成正覺，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虛空具含眾象，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唯上乘大士信解弗疑，中下之機如聾若啞。
吳郡遜齋陸公吏隱，而事佛尤篤，佐政之暇，手書是經八十一卷，裝潢函秘，安奉五瑞山大雄寶殿，以永傳持，非上乘根器，疇克是也。觀其發大信心，啟大行願，不翅陰翊王，度報資恩，有欲壽大法，無有盡滅期，與極微塵剎海無盡眾生，同證一真法界，功德其可量哉!
至正壬寅，余客留山中，得遂披閱。時公已沒於王事，追授承事郎、昌化縣尹。木落天空，秋高氣肅，淨几明窻，焚香展卷，恍若與公游泳毗盧性海，死生何閒焉。

秀峯徽太古所藏圓鑑、寂照、妙明三老遺墨

老圓鑑與寂照先師，蚤時嘗充書記之職，各以文學鳴世。厥後相繼主法雙徑，為天下師表。致叢林禮樂全盛，四海象龍，川委雲集。道德之光，猶日月麗乎中天，亘千古而不可磨滅也。時妙明、太古二兄，實能同參法席。後三十年，妙明由補陀、中竺，亦主雙徑。今觀圓鑑贈休復子蘭說，以蘭比有道君子，期漸乎馨，熏乎心，潤乎道，而周流乎天下。
寂照送中一上人序。切切以斯道勉旃，有謂非俶儻瑰瑋，信之篤，見之明，奮不顧流俗，孰能相與踔厲乎此哉之語。回眎碌碌，冒名竊位，馳騁浮華，勾章棘句，不原道之所存，至竟癡狂外邊走者，愧當何如也。

太古分座說法華藏時，妙明居補陀，書疏往復，曾弗及世諦。唯以遊心華藏世界，與法報化同為唱導為喜。
三大老可謂同一舌頭，同一心知，雖片言隻字，未嘗不以單傳直指之道自任，而其後先接踵，聯輝為天下師表也宜矣。
太古匡徒秀峯，方東南兵燹之餘，所至若逃亡家，叢席為之特振。堂中衲子數十人，皆嶄嶄出頭角者。一日，鉢盂兩度濕，不可暫缺。因行化，訪余受業海雲，出此俾題。引紙運筆，覺我形穢。

張居士血書法華

龍勝菩薩曰：眾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眾生自粗，能善用心，即合本妙。寂音尊者，謂世之人疲精神於紙筆，從事於無用之學，是皆以刀割泥者也。
清河張居士，中年割棄塵累，篤志佛乘，瀝娘生十指之鮮血，書法華七軸之真詮，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端可謂善用其心者矣。既書寫之，又讀誦之，苟能一言之下，心華發明，徹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不妨便是千佛一數，居士宜加勉諸。

靈源清禪師遺墨

靈源大士道德言行，為宗門百世師表。觀其遺輔公坐元小帖，雖似簡率，一再展卷，恍若黃龍山壁立萬仞，俯仰今古，為之凜然。

與上人所藏羅漢圖

諸禪四無量，無色三摩提，一切受想滅，心量彼無有，是謂阿羅漢。深山大澤，聖賢所都，信非凡愚肉眼之所能見。內秘外現，應化無方，出沒卷舒，如幻如夢，又豈筆端三昧所能彷彿？好事者繪之為圖，以寓遐想，良有旨哉！ 世之覽者，徒愛其奇形怪狀，精巧入神，孰究道之所存為何如耶？
上人為佛之徒，當觀其迹，究其道，自覺覺他，勿墮聲聞自覺聖差別境界，直趣自覺聖智究竟之地可也。雖然，我作是說，猶如繪像，若是眼裏有筋，終不按圖索駿。

錢子善三教異同論

三教學者互相矛盾，其來遠矣。屏山李公嘗謂儒、釋、道之軒輊，非唯釋、道不讀儒書之過，亦儒者不讀釋、道之書之病也。君子韙

之。
今觀彭城支離叟三教異同論，窮理盡性，無黨無偏，可謂撤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立一家之成說，埽末流之浮議，使三聖人之學，凋瘵之秋，復將鼎峙而不致偏仆，其於聖教豈小補哉？
雖然，道本無言，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世界未立，三才未備，儒釋道甚處得來？當與麼時，孰是孰非，誰同誰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則辨論之作，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

中峯和尚蓮花吟卷

普應國師中峯和尚說法如雲如雨蓮花吟一篇，豈亦懷淨國之遊而作耶？趙魏公因而畫之為圖，馮待制又從而大書特書，合成一卷，可謂三絕矣。
京口張天民獲之於烽塵頊洞之際，不翅夜光明月，謂是卞山幻住舊所藏者，即歸諸吳門幻住照用菴，為傳家之券。張亦有德者歟？
噫！ 中峯為東南大善知識，據師子巖作師子吼，垂三十年，氣吞佛祖，道重王臣。
如趙魏公、馮待制，皆儒林鉅擘，往來參扣，咸稱弟子。蓋欲咨決大事因緣，碎塵勞窟宅，拔生死根株，豈吟詠云乎哉？然達人大觀，游戲翰墨，無非佛事。
用菴為中峯直下的孫，得此寶諸宜矣。倘能捩轉面皮，伸出毛手，付諸丙丁，則老和尚大寂定中，必為破顏一笑。

天童佛海禪師遺墨

河南褚士文，博學而尤精書法，四方多士，咸願遊從。嘗與太白佛海為方外交，徵言於海。海時年八十有五，能作凍蠅細字，手書舊詩數十篇詶之。士文寶秘珍惜，時一展玩，如見古道顏色，雖隋珠卞璧不換。或謂佛海為一代尊宿，不以本分事接人，遺之以詩，有失大體。予曰： 不然。上乘菩薩，善巧利生，乃至示現種種形相，與其同事。佛海遺詩，豈非四攝之一也？噫！ 儒與釋分兩塗，跡雖不同，道實靡間。苟非達而不拘者，往往肝膽楚、越。觀士文、佛海之風，亦當少愧。

佛印禪師遺墨

佛印禪師竊怪叢林以文字為禪，嘗示眾云：雲門說法，如雲如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日裨販我去。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蓋師荷負臨濟正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策勵禪徒，法如是故，豈欺人哉？觀此送茶手帖，種種譬喻，深入法味，醍醐毒藥，毒藥醍醐，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雖知法離語言文字，而能遍一切處，如實為人演說，於師見之矣。

全室禪師法語

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故先佛世尊，隨宜演說，良有旨哉。今觀全室禪師，鍾山法會，奉旨普說。窮理盡性，徹果該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真得先佛之意，深與契經相合。贊西堂得而寶諸，可謂具一隻眼。

題白菴禪師三會錄

向上一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諦觀白菴禪師三會錄，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言滿天下，未嘗道著一字。松源和尚云：正路行者有，但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大慧老祖云：諸方說禪，彎彎曲曲，如海螺兒相似。我這裏則不然，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此錄二者兼得之矣。
師得法上首衍慶澤長老，結集鋟梓，以惠後學。同器而食，飫色有異，覽者自宜著眼。
愚菴和尚語錄卷第十(終)

No. 1421-B 塔銘

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　撰

浙河之西，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為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
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
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竝進，

其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
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
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采，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
師之同袍嶼上人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鐙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遊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
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
元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濵之民暨清淨四眾，手持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
乙酉，轉隣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
戊戌，江淛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蘁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之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
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眾。
亡賴男子瞿範，日饕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為通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餘人集　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
乙卯，賜還穹窿山，山即海雲所在也。
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

於所居之山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卜 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

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

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 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柰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為然，至於師表當世者，壹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

師出世時，穹窿山石夜走。及泖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　所了惟心。　函乾蓋坤，　開陽闔陰。
萬彙芸芸，　靡不苞括。　肯捐全軀，　而局一髮。
奕葉相仍，　軌轍弗殊。　融通小大，　無礙無拘。
猗歟禪師，　神觀孤聳。　文采漸彰，　雲流山涌。
一旦易慮，　面壁自治，　攝念入定，　如斬棼絲。
秋葉之零，　飄墮庭[一/(尸@巳)]，　仰視青天，　一碧萬里。
我性之覺，　證諸碩師。　機鋒交觸，　劍戟差差。
出世海濵，　人天拱手。　發祥含徵，　白石夜走。
全提正印，　法鼓頻撾。　以眼聞者，　斷除空華。
由其見凝，　轉識為智，　珠璣落紙，　亦第一義。
方嶽大臣，　遣使候迎。　陟于南屏，　惟德之馨。
名山列五，　首曰雙徑，　匪私于師，　東南龜鏡。
輕儇小夫，　憯不自懲。　皦皦白璧，　何憂蒼蠅。
風騰波掀，　萬辭嗟惜。　是非既昭，　重泖舊席。
昔師之去，　泉流哭聲。　師今之旋，　卉木含榮。
世緣已終，　微笑而滅。　設利如珠，　綴于紺骨，
末學競奔，　曲藝宏施。　胡不反觀，　本實在斯。
遺光所被，　千載猶淺。　瞻之仰之，　誰敢不勉。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